

年

卷

期

1

1

第

第

THE OASIS

# 綠洲



號刊創年新

本版再

1939  
1-1-6

月中文綜  
刊合藝英



發刊詞·····	編者·····	卷首
『文藝大衆化』之路(論文)·····	拓荒·····	一
辦公室裏的邵永清(小說)·····	真尼·····	三
『復舊』日記·····	高荒·····	六
寒夜夢·····	吳茜·····	九
沙漠中的滴水·····	江采蘋·····	一〇
海島底憂鬱·····	東風·····	一〇
在生死線上掙扎·····	沈偉·····	一一
末路·····	錢昌年·····	一八
誰相信·····	鄭衍·····	二〇
需要犀利的小品文·····	黎耕·····	二〇
鄰居·····	弓文·····	二二
遙念·····	凱旋·····	二四
夜行船·····	岡·····	二四

# 綠洲

## 創刊號

中英文藝綜合月刊

民國廿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一月六日再版

本刊每期實售壹角五分  
創刊號特價壹角五分

### 本刊定價

零售每冊	一角二分	國內	香港	南洋
半年六冊	六角五分	澳門	歐美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免收	四分	六角
		免收	四分	一元二角
郵費				
		免收	四分	一元二角

本刊定每月十五日出版(創刊號例外)

### 廣告價目

地位	每期刊費
底面	一百元
裏封面	八十元
裏底面	六十元
普通全面	三十元
六分之一	六元

本刊歡迎長期定閱學校團體定閱三十份以上者得享八折優待

夕陽.....(詩).....	映雪.....二五
囚綠記.....(文藝傑作選刊).....	陸蠡.....二九
兩種神色.....(譯作).....	英戈.....三一
卅年虛度.....(長篇譯作).....	白蘆.....三四
編後記.....	三七
英文創作	
The Ragged Hero.....	W. C. Yates... 1
Too Silly To Be Beautiful ...	W. Twain Shaw... 4
Back Again! .....	H. O. Chuang... 5
The Influence of The Bible on	
English Literature.....	Wang-I-ting... 6
Two Looks .....	John Galsworthy... 8
Of Human Bondage .....	W. S. Maugham... 12

總編輯

中文版主編

英文版主編

特約編輯

主辦人

出版者

印刷者

總經售及  
代定處

業務部主任

廣告部主任

沈

何

金

施

蕭

楊

葛

莊

綠

洲

利

錫

上海

七

浦

路

四

七

至

九

號

所

上海

北

京

路

鹽

業

大

樓

三

樓

四

號

四

號

樓

四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良

英

韓

忠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限純文藝)。
- (二) 稿尾必須註明姓名地址並蓋章筆名聽便(否則作為却酬)。
- (三) 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得預先聲明。
- (四) 稿件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係英文，應用打字機繕寫。
- (五) 來稿請寄上海九江路一一三號四樓四一號沈偉收。
- (六) 酬報分現金及本刊兩種，現金每千字自五角起至三元止，該項酬金可於來稿發表後次月十五日起向本社會計部領取。

•A964672



# 發刊詞

編者

時代的輪子，不斷地在發出咆哮的巨響。循着歷史指示的路標，在莽莽草原中，顛簸着——前進。

我們這一代，不可否認的，每一個人都要被捲進在這偉大的洪流裏，跟着它，去追求自由的呼吸，和光明的前程。

在這鬥爭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舊世紀的沒落和新世紀未來光榮的象徵。我們看到了在鬥爭裏扮演的活劇。我們年青的一羣，同樣地受着先進們的鼓勵，充滿着熱烈的心情，在迫切地期待着光明的來臨。

可是，在這光明前的黑暗中，在這黎明時的前夜裏，我們在這孤島上所能看見的，却都是一些卑鄙，腐敗，殘酷，狠心。而且有些人們本來很清醒的頭腦，這時似乎也被外界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霧翳，一切事物的正面和反面，都很難加以判斷和認識。可是他們沒有死亡的心頭，對於眼前的現象，始終在醞釀着一種沉重的不滿的氣息，不時地通過了自己的正義，和良心，用着不同的方式發洩出來。

這種轉變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都需要我們一羣文藝工作者，跑到每一個社會的角落裏，運用自己的武器，去刻劃和描摹一幅全面性的形象，用以警惕，鼓勵和引導大眾，奔向光明的坦途。

綠洲——這本刊物，就在前面這種偉大的要求下，籌備了相當長的時日，一往向前，終於打破了四面重重的困難，在今天元旦和讀者見面了。我們深深地感到這大時代所賦予責任的重大，可是我們的力量太微弱，我們希望並且要求熱情的人們，憑着他們的能力和經驗，來共同培植這大眾的自己園地。我們迫切地期待着，我們已伸出了最誠懇和最親切的手。



# 「文藝大衆化」之路

拓荒

一年來抗戰文藝運動的蓬蓬勃勃如火如茶樣的熱烈，雖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偉大成果出現，但我們決不能忽視牠燦爛的火花！在艱難困苦中，新生的中華民國在孕育成長中，促使牠出生，最大的功績雖應該歸之於那些在前線浴血抗戰直接鬥爭的勇士！可是不能一筆抹煞的一年來文藝作家在這方面所盡的心力也是相當可觀的。

參加在軍隊中，同兵士們生活在一起，出入槍林彈雨之下，忍飢捱餓，飽歷驚險，教育了別人，也訓練了自己，提高了弟兄們的政治意識，加強了國家觀念，清楚的劃分了敵我的界線，充分的闡述了堅決的抗戰到底的一貫信念。在衝鋒陷陣時，我們弟兄們的視死如歸爭先恐後的勇敢卓絕的精神，震驚了世界各國，建立了不知多少轟烈的偉蹟；挺守時的堅貞不拔，使敵人不能不付下重大的代價，這一切潛伏着的最後勝利的要素，我們大部份要歸功於那些踏着先烈的血跡馳騁戰地的各文藝作家辛勞的播撒下的種籽！

抗戰是多方面的，前線士兵的拚命，而更需要後方廣大民衆赤忱熱烈的捐輸擁護來支持，這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奠基石。然而大部分的中國人民是文盲與僅受膚淺教育，沒有堅定的國家觀念，正確的政治認識，這自然是無庸否認的，也不容否認。雖然

炸彈大炮那些敵軍的恩賜，已驚醒了不知千千万萬在睡夢中的中國大衆，他們認識清楚了敵人的兇惡面目；可是正還有小部分在歧路口徬徨——有的却已受不住那金錢釣餌的誘惑把良心塗黑了出賣，也有近視患者盲想着短梯跨上青雲，而挽救這一批臨着深淵隨時有跌下去的可能危險者使他們動搖的心旌堅定下來，爭取了不使被敵利用，我認爲這是我們後方文藝作家的任務。

針對了這批人下藥！憑了支生花妙筆去批判那歪曲的理論，所給乎的錯誤，觀念，否定那造謠中傷的事實，糾正無稽的謬言，揭露侵略者醜惡的真面目；灌輸正確的意識進去，使所有認識不夠者都可獲得正確的迷津的指示！應用過去那些高深的理論，晦奧的說教，艱澀的字句去教育他們那自然毫無成績之可言，要打進大衆的陣營，鏟進大衆的心坎，這樣，文藝通俗化是必要的。

通俗決不是下流，更不是貶低了藝術價值，爲了教育大衆使讀得懂看得懂，通俗的大衆化文藝急迫的爲這時代所需要。有人提出了實踐的方法，利用舊形式做橋樑，達到文藝大衆化的通俗形式。

利用舊形式，注入新內容。暴露敵人的卑鄙殘酷，灌輸正確的意識給大衆，激發並堅定大衆『抗戰到底，建國必成』的信心。

這提議我高舉雙手表示贊同！

所謂舊形式的東西，就是那些舊古董，也就是『過時貨』，被時代所遺棄了的。牠們有一種麻痺人心的毒素，早是被我們視作草芥猛烈攻擊的，牠們是已死的僵屍。這樣說來，我們現在突然提倡舊形式不是『舉刀自吻』『飲鴆止渴』嗎？非也非也，請認清楚下列幾點：

一，不是內容的復活，是形式的利用。

舊東西的內容的害處，上面已有講到，此處自可不贅。把這些沒靈魂的東西重新復活，那決無是理。舊形式的提倡，不過在形式的利用。因為過去牠深入羣衆，普遍下層，至今仍有着不可測的潛勢力，要教育大眾，這自然是條捷徑。因為這種形式爲大眾所瞭解所愛好，最易接受！

二，不單是『舊瓶』裝『新酒』。

這裏所謂的瓶就是形式，酒就是內容。有人以爲利用舊形式就是『舊瓶裝新酒』，其實這也不是完全對的。雖然酒是新的，可是舊的酒瓶不一定個個都是完好的，免強的注入，有時會改變了酒味的。墨守繩法，鑽進古人的牛角鑽裏，決決創造不出新的天地。所以舊瓶之外，更要製造新瓶，祇要牠爲大眾接受得下。

三，新內容的條件：

新內容是應該活鮮鮮的現實，血淋淋的記載，有血有肉有骨氣，有哭有笑有慘有痛有怒有忿，有正確的意識！

四，注意是『利用』不是『應用』。

『利用舊形式』，這重點是在『利用』，並不是『應用』。『應用』是不計較一切全體仿照，不加絲毫的改削。『利用』是選擇好的拋

掉壞的，可利用的地方才把牠來利用，已死的無法還魂的任牠去。利用的進一步是改革，從實踐中蛻化或另創更嶄新更完善的形式。

要實行文藝大眾化，利用舊形式做橋樑，去達到文藝通俗化的任務，更完成牠在抗戰期中肩負的使命。要達到這目的，決不是紙上談兵，空洞的提議，是要在推行實踐中才有成效顯出。況且文藝大眾化這一口號的提出已有近十年的歷史，過去雖都是偏重在理論方面的探討，現在却是實踐的時期了。由於客觀情勢的迫切需要，所以在目下每一個文藝作家應該儘量地把筆風轉變傾向這方面。但要利用舊形式，也有幾個先決條件需要顧到：

一，必得對自己所欲利用的某一種舊形式有相當的認識。

舊形式不僅僅是這此一種，我們要利用的必得選定一種爲自己所認識得最清楚，瞭解得最透澈，這樣才是利用，否則不能控制駕馭，非但盡失利用之效而更生出反作用來。所以省不了的事先應有一番審慎的顧慮與切實的研究，然後提起筆來，然後創出爲大眾所接受的有力的作品。

二，接近羣衆，把生活同他們打成一片。

大眾化的文藝是需要適合大眾的脾胃，爲大眾所接受。關在房間裏，狂吸着煙蒂頭幻想出的，決不是真正的大眾化的作品。要寫出大眾化的文藝，必得接近羣衆，把生活同大眾打成一片，熟習於他們的生活形式，思想，趣味，情緒，要求，風俗，習慣，語言等等，這樣才能創作偉大的真正大眾化文藝。而這樣的作品也才爲大眾接受，因爲它是這樣的真切而感人！

抗戰文藝將有更新的形態出現，將開出更偉大的奇葩，追隨着抗戰的勝利而愈益發揚光大！

# 辦公室裏的邵永清

真尼

五點鐘剛過，太陽在玻璃面的書案上反映到牆頂通黃的光線花綠地跳動著。鬧市的空氣又要騷動了。從馬路中的熱鬧聲傳到辦公室內亦開始嘈雜了。伏在書案上的先生們，停止了他們放在算盤上像在風琴的白鍵上彈動的手指；和苔徑上馳過了片馬蹄聲似的打字機的響聲，一齊爭先恐後的擁至屋角的掛衣處，披上了大衣，把帽子放在頭頂上，又一齊爭先恐後的擁出門去了。

空氣跟屋子裏的灰塵一樣地熱鬧了一陣又沉靜下去，剩下了滿屋子戰後似的荒涼，遍地的字紙，墨水的殘汗，零落的文件，還有一個茶役——邵永清，一個練習生。

邵永清有着高個子的身材，眼睜大得把眼睛深陷在眉後背，把兩個顴骨却突了出來，滿臉的憂悵交織在生活經驗的縐紋裏。他很緘默，不肯多說話，做事是那樣乾脆地顯出他的果敢和率直。他還有些兒跛足，走路時雖有些不安地搖動，但胸部總是筆挺地把身直立着。他掃着地，然後抹書案，再倒痰盂，練習生忙着幫打字機穿上衣服，整理着書案上的文件，翻着一張一張日曆。這是他們兩人一天工作的最後一課，直等到太陽照完了最後一扇窗子，黑暗不知什麼時候在屋角的游絲上滑了下來，包飯作送晚飯來了，他們才得搓搓手，呼口氣。

每次當邵永清看到包飯作送飯來時，是他看見了那飯菜的清

淡而悲嘆呢？抑是一天的勞苦使他向這口飯發出了詛咒，他總是說：『十元錢三十天，婊子要吃這口飯，當游擊隊去！』但他總要喫足了六碗飯，不可多也不可少。在他不斷地把豆腐汁和菜葉吞嚥時，他喜歡對面那一個，萎縮得像一朵經了霜的香蕈一般的練習生說着這一句：『副官，快吃吓，這兒不是窩子裏，吃了好去衝鋒。』練習生諛諧的回答他，『別做夢，吃了飯就睡覺，衝什麼鋒。』可是邵永清自己總像聽到催促他出去衝鋒的軍號一樣地急速着。

剛來不滿一個月的練習生，這幾天漸漸地對邵永清熟悉起來了。並且覺得他怪有趣似的，對他在說話時的那副猙獰的臉和像要突破屋子似狗嘶的聲音也不加以恐懼了。第一次他們會見時，邵永清高興地抓着他的胳膊說：『副官，咱們又在一隊裏了，俺不再見鬼了』，以後邵永清只是稱呼他『副官』，他也忘了把自己名字告訴他。

他最怕邵永清吃醉了酒後的要迫着同他談話，直到半夜二三点鐘還不許他睡，但就因為這樣，他知道了很多關於邵永清過去的一生。邵永清沒有妻子，有的已經在六年前給鬼子戮死了；他當了十三年兵，跟革命軍北伐二年，從小兵升到排長，從南打到北，濟南五卅慘案爆發了，××俘虜了大批革命軍，他亦是其中

一個，後來釋放了，他一直被送至上海，一直到現在他是個十元錢一月的茶役。

在發了薪水第二天的晚上，邵永清晚飯不吃就跑了出去，臨走時他還大聲地說『副官，邵連長吃老酒去，你看着門，回來帶鍋貼兒給你吃！』練習生目送着邵永清頹唐而蹣跚的背影消失在暮色蒼茫中，在他眼前劃上了一條紅色陰影，邵永清不是真的嗜好酒，他是在惡苦着他的十元錢。

邵永清回來的時候，練習生已經一覺又醒了。邵永清嘴裏不知說些什麼——『放在青龍上總是白虎，白虎了又是青龍。』四周的空氣給他的酒氣融得怪難聞的，紅色的眼角裏滿佈着白色排泄物，最後他含着一種懺悔和悲慘的調子向着睡在被窩裏醒着的把眼珠子張大了望着他的練習生說『副官，邵連長把錢都輸光了，鍋貼兒沒買，吃幾顆花生米罷！』但是練習生不睬他，他亦悄悄地去睡下了。

這天晚上，邵永清始終沒闔過眼，熄了燈的屋子，日光用銀色的手指按摸着他的慘白的臉，除了他痛苦的呻吟外，他用着那雙深陷的眼珠泥塑樣凝視着牆頂，這上面深刻着他過去的一幕——愛妻的慘死，英勇的戰鬥，五卅的慘案，俘虜，茶役，十元錢三十天。

第二天的晚上，一吃過了飯，邵永清就拖着練習生談話，他說着他過去的一生，像翻開了流水帳簿一樣。

『在遼東俺十二歲就玩打鎗，真是愛玩這一套，嘿，看慣了殺頭，老總們打靶，從小我就想跟兄弟們去捉鬍子；家裏人都說俺沒出息，不會高粱田裏去幹活兒，俺可不管這些兒，後來跟叔父到湖南販羊皮，就入了伍吃餉。』

『以後就是連接着的打，月月打，年年打，打的都是咱們自己人，副官，你曉得俺殺了多少人，那時俺什麼也不懂，吃餉，打仗。憑着年青血旺，一次俺連砍了五個，俺自己也擡到啦，在死屍堆裏醒來，滿身都是紅的了，很不想信地站起來，自己身上一些沒傷，團長給了俺一顆金星，升了俺做排長。』

『從此，俺更是忠心於團長，幫着他殺人了，但是……副官，你想俺碰到了什麼事？……爲了這，俺到現在每天早晨拈香的。』

在練習生對面的邵永清，靠着剝落了灰黃粉刷的破牆，他的一個懺悔者的臉沉靜在殘酷的往事裏，他揣測着一顆不安的心憧憬着一般被殺者會向他索取這一筆血債。四周是一般冰冷和慘絕的空氣，不住插入一陣顫抖的呻吟的餘波，搖曳在他們四周。窗子上已經罩了層黑幕，街道上不時有一陣急促的清晰的過路者的足聲經過，他們不想開燈，練習生始終不響，捲縮在椅子一邊，等待着這個慘絕的故事的繼續。

『這是濃霧陰沈的一天，雨絲從俺臉上淋漓着，長脚蚊子嗡嗡來尋覓腐爛了的死屍，因爲扼守了五天的緣故，已經喪了元氣，友軍又沒來接防，兄弟們都水腫了臉，敵軍今晚準會再衝過來的。』

『旁晚，猛烈的槍彈真的開始飛過來了，俺本能的射擊着，衝鋒號響着，俺想着這是升官的當口，血紅的眼裏有着顆漂亮的紅星的陰影，俺第一個躍出了戰壕，抱着槍滾向前去。一個被泥水拖倒了，刺刀插進了他的軟肉，死雞樣的跳動着。』

『當時自己頭亦昏了，黑色金花在眼前跳躍，半跪了身子倒栽下來，臉對貼着那個被殺的臉，他還未斷氣，張着兩隻恐怖的

眼熟悉地望着俺，最後在闔上他的眼睛前，這樣猙獰的對我笑了笑。

『副官，我永遠忘不了這一些，他是我鄉後村的『王獨紹』呀，三年前他在家開了氣上湖南，他的妻子，那個打着紅辮子小腳的，在俺跟叔父到湖南的那一天，她會意地偷偷的叮囑俺：——

『永清叔，給我找找獨紹呀！』

『可是我殺了他呀！副官，他還這樣猙獰地對我笑了笑。

『後來，我再不想這樣殘殺了，把槍頭向天放完了，就等着換防，我怎麼殺了自己人，我們都是自己人呀！

『在濟南，兄弟們鬧了亂子，我什麼倒霉的也給鬼子抓住了。他媽的，俺傷在他們手裏，你瞧！

邵永清捲起了褲子，指着一個黑色的指頭大的疙瘩。

『一起關了四十多天，吃着漿糊樣的東西，後來給他們送到上海，到上海吃這口子姨再要吃的飯。到現在俺不會回家過一次，同鄉帶信給俺說，家都燒光了，妻子和老娘亦都殺了，俺倒不恨革命什麼，革命反正總是自己人，他媽的，鬼子可害俺好苦，從前一起的兄弟，現在都升了團長在打鬼子了，他們不打自己人了，『副官，你看報紙嗎？兄弟們每天不是總把鬼子成千成萬的殺，我的手亦癢啦，但我不再想自己人，我去給那些殺我老娘、妻子，燒了我屋子的鬼子去拼，把他們打出我們的家鄉』。我定要去幹一下子，姨子再吃這口飯！

邵永清這天似乎很快活，他覺得他還是年青有望的。

有一次練習生遍屋子都找過了，還是不見邵永清，後來在堆雜物的小間裏發現了他，他正在用着一根破筆在默寫着總理遺囑。

他含着天真的很不安的下意識地說『做團長是要讀熟這個』的。

此後，邵永清說話更少了，似乎在經過一個極大困苦的思索裏，在一天經理把一百元錢的現鈔叫他放進銀行裏，他就從此失蹤了。

當天有一隻輪船離開了這大都市開向內地，這上面載負着一些為國家去鬥爭的人，邵永清亦就在內。

# 虎標頭痛粉

提神養腦 驅風散邪

頭痛牙痛 卽服卽止

各藥房烟兌  
雜貨店均售

虎標永安堂滬行

上海甯波路五九一至五號

# 「復舊」日記

高荒



有了一張『復舊許可證』，比下雪天的叭兒狗還要歡喜，每逢到一個人，我就將我那張『復舊許可證』從袋子裏請出來。上面是鑲上了一個比誰都還要合尺寸的千層紙。噫，這『復舊許可證』是有着夠多的效力了的，憑了它，咱小六子就是像雀子那樣的滿天飛了。

於是我今天就要『復舊』了。因為，住慣了的地方，總比陌生地好得多呢？說句倒霉點的話吧！在這種鬼的地方，死了做鬼也要遭人欺呢？同時，另外的一個緊要的原因，也不要說吧，長久的在這裏挨下去，喉嚨總不能將它乾吊起來啊，肚子拉唱起空城計來也總是難熬的。

所以，今天一清早我就挑了那付担子過橋，小癩痢說是在等着我。那小傢伙，聽說目前是好得多啦，我上次碰到他，見那癩光頭也是亮精精的。那付勞什子的皮匠担子上面，竟也整夜的開夜工，揮起筆來寫上了四五條吉利句，二個大福字：

財通四海

利達三江

一本萬利

黃金萬兩

將那幾條吉利句黏上了皮匠篋，再加上那個已經一年多不用了的篋子，最近又油漆過，真是有點四面喧赫，八面招威的。我

一面挑起那付担子，一面這樣想：『目前洋學堂裏的大學生，都要當癩三，咱小六子從江北趕到上海，雖然是幾次三番的跌下爬起，爬起跌下，但是這次畢竟是又要交運了，玩一套拿手把戲，祇要交上一步積財運，咱雖然是個臭皮匠，但是也會賽過諸葛亮的。』

交運，錢，在我腦袋子裏打亂轉。況且再想想這幾天住在外面，那老婆的話真要氣死人啊！她是怎麼樣說的：

『哈！哈！真是笑話啦！老婆反過來養起老公來了。男子漢大丈夫的！哈……哈……哈……』

真是，媽拉鷄巴子，這種『半開門』裏去弄的東西也爬上老子的頭頂尖上來了。咱小六子，不是失了男子漢大丈夫氣，所以咱這次一定要『復舊』，讓她一個子去，雖然她目前能在廠做工，就放勁來壓死我，但是老實給這種臭貨說，一人三翻四覆跌跌爬爬是說不定的，等到咱小六子發了財，或是賽上了諸葛亮，再來看她這臭貨。

想到這裏，憤憤地，那副皮匠担子也在肩頭上一抖一抖地鬆動；但是，但是一樣東西小六子不能忘的，小癩痢也一再的問過他的，那就是：姓名，職業，年齡，籍貫，住址……於是他的嘴裏喃喃的又唸起來：姓名：小六子，職業：皮匠，籍貫：江北揚州，住址：閘北××弄草棚××號，國籍：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小六子將那付担子挑過了橋，也沒出什麼亂子，於是一天天的挨下來。

以下，就是他的每天的日記：

九日 晴

昨天新過橋，一天吃吃力力的，所以今天沒有去幹活。同小癩痢談了半天閒話，那小傢伙先告訴了我許多做生意的法門，真該謝謝那小把戲。他說鬼子的生意賺頭是很好的，不過完全要靠自己的身手的靈活才行，不然，是會倒貼本的。鬼子的皮靴子是很難補的，聽說鑽子也打不穿的，所以碰到這種人還是眼快手活點的溜了好。

同小癩痢講了話後，下午就默在家裏，啊！看看周圍真要呆死人的呢！前面後面左面右面過去都是滿滿的住了人的，但是目前都是一片焦土啦！

十日 小雨

今天不能再默在家裏，無論如何都得出去。所以我在剛出家的時候，滿希望生意興隆的，那麼才能說是開工大吉呢。

但是出去了以後，祇有賺上了一頓飯錢。鬼子的生意的確也做到一注。但是他媽的，那個黑良心的來了沒給錢，而我到餓了四毛多的小牛皮，真活該，爲什麼不聽小癩痢的話，『眼快手活，看見那種東西快快溜開』。

十一日 晴

今天碰到鬼子，賺了六毛多錢。真交運，哈！臭皮匠就要賽過諸葛亮啦！

吃中飯時，在福興小飯館裏又碰到了小癩痢，小癩痢聽說這幾天的生活也能挨得過去。真好，我們大家祝福，不過，他這樣

給我說，這幾天黑面游擊隊捉得很利害，自己都得小心點。

晚飯時，沾了點酒，所以一夜是睡得挺舒服。

十二日 陰

昨晚好似有點醉了似的，今天一早醒來，嘴裏黏黏的乾澀！這幾夜，雖然是感覺到有點孤寂，但是那臭貨想來想去還是等他獨個子去的好，咱小六子，祇要這樣好好的有生意做，難道怕沒老婆。

但是吃中飯的時候，聽到了這麼的一個消息，說是皮匠担都要上捐×塊大洋一月，是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裏收的錢。

但是，我已望它不要果真成了事實。

十三日 晴

今天我跑到『警察局』門前去補鞋子。裏面的幾個老總還是過去的老主顧，媽的！這許多東西真甩他媽的臉，一忽兒青天白日旗，一忽兒五色旗。

關於這勞什子皮匠担子是否要收稅，我也問過那些東西，說是真的，最遲下月就要實行啦。

啊！我聽了這話真難過，想去找小癩痢，但是小癩痢不知他到那兒去了，去問問他的家，說也已有兩天沒回去了。

啊！那麼小癩痢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十四日 陰冷

今天，我決定着不出去幹活，想來想去要找小癩痢，但是一清早就有鬼子跑進來清查：

一共跑進來的是五個，他們這樣的問我，槍尖直對住了胸：

『啥格姓？啥格名字格？』

『小六子』我的兩腳戰抖起來。

『做啥格……生意格？』

『皮匠！』

『什麼格地方格人格？』

『江北揚州！』

『江北格揚州格，阿拉問儂什麼格人格？』

『……唉……唉！』我一時的呆住啦，躊躇起來，忽兒腦袋子裏幸掠過了這樣的一個思念：

國籍：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於是，急急地照着鬼子兵的語腔：

『喔！喔！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格人格！』

那鬼子聽了以後笑了，還有一個這樣的笑嘻嘻的說：

『阿拉好來西！阿拉好來西！』

那五個鬼子在臨走的時候，又追問着我娘娘在那裏。他媽的好，幸虧那個『半開門』裏的東西沒帶進來，不然，就會繪他媽的好東西好來西，這麼樣的弄上了一下。

鬼子走了以後，我出家去尋小癩痢，街上標語貼得花花綠綠的。

戰區人民的財產損失都要向蔣介石賠償。

殲滅禍國殃民的國共兩黨。

……

……

……

……

……

……

媽的，媽的，這許多都是什麼話啊！蔣介石不好嗎？還有那

共產黨不好嗎！咱小六子雖然是臭皮匠粗貨，但是這點都能認識

的呢！共產黨，嗨！鬼子又打得咕咕叫的。

這許多東西都不要再去提它吧。我一心一意的要去找小癩痢

。

吃中飯時，福興小飯館的老闆說給了我這麼一個驚人的消息

，他說小癩痢已經給鬼子當游擊隊捉了去，他的那個麻皮老婆昨

天也險些兒遭踢了，幸虧是躲得快呢？

吃了中飯以後，在飯館內看了一張新申報，很大的標題是：

紀念八一三

於是，我突然覺悟了許多事，路上的標語事，小癩痢的事，

福興飯館裏的老闆娘的事，及自己親自遭受的搜查的事……。

但是小癩痢的事，畢竟好似成了事實了呢？

十五日 晴

整天鬱鬱，這種鬼地方我還是感覺到不能復舊的。鬼子還不

是好東西呢，況且皮匠担子要抽捐的風聲也漸漸的緊起來，所以

我決定着明天又要去找老婆，但是那臭東西倒果真沒有這張臉去

看她。

所以，一天是昏昏地睡了，連午飯晚飯都沒吃。咱小六子

這時又感覺到跌進一個深坑裏去。這日子，這日子，該怎樣的挨

過！

十六日 晴

一清早就給機關槍聲驚醒了。昨天，小癩痢家裏人也來過兩

次，聽說還沒消息，唉！這游擊隊可真利害啊！

外面雖然總是格格格的，但是咱小六子想來想去是不行啊！

回去看那『半開門』裏的東西，一定又要受氣的。那麼咱小六子到

那裏去吃呢？喉嚨難道乾吊起來？外面聽說鬼子拉夫又拉得緊，

所以我今天再決定着在家裏睡一天，打算打算以後該怎麼挨？

(轉入第二八頁)

# 寒夜夢

吳·茜·

夜晚臥在這稀薄的破絮堆裏，客地悽涼直灌入我的心弦。耳邊祇聽到顫聲的呼吸，一片混濁的烏黑遮去了我的視線。想起年餘的奔波流浪，甚至我是流落到饑寒無法，淚水掛在臍府的活躍處。

土撥鼠的叫聲是比秋蟲更易使我感傷，我想到自己的處境和它是一樣，雖然轉易到夢鄉之中，但那所見的何尙與事實遠離？

並不是往昔般美的夢景，土撥鼠的夢是重現我眼前，往昔寒夜的紅燭，厚衾，暖酒，明燈：好像一個泡沫在旋渦裏沉浮，往昔熟睡在古紅呢的重衾所幻想的種種，也無異是初夏黃昏的彩虹，倏然給白雪帶往遠方。現在，我的夢境委實是惡劣，襯映着我近來的遭遇。

夢中便是事實，家鄉千里是一片焦土，妻女兄弟是生離死別，臨行的言語給炮聲帶走，大火是狂摧千萬人的心血，喝了「侵略」毒酒的殺神是迴光反照地再逞心中獸慾，盡量地發洩，盡量地撕破往昔所假裝的人義道德面具，在吃着我所認識的人的血，肉。一羣片刻會給金錢所玩弄的走狗，學會了屈膝，擺尾。剝同伴的皮，刷兄弟的肉，扮起笑臉供給殺神開心。炮聲依舊是不停止行動，分秒之間在死中創造了生，生之一羣裏便毀滅着死。

惡夢的時間是悠久，不，雖然有時也祇片刻，但，始終牢固的印在心坎。早晨，寒風照例敲窗，從這土撥鼠的夢中驚醒。是冬天了！睡得懶懶地，那天上壓着厚厚的形雲。陰霾得處在灰暗景地裏。

「呵！如果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雪萊詩人的大風歌在挑動我新的感覺。我是處罪惡淵藪裏的一個人啊！我也是被壓在暴力下的囚徒。我現在受盡種種折磨。但如果是痛苦天天加深，這也就是我復活的時候！

「呵！如果現在是被惡勢力壓迫之下，我解放的時期還會遠嗎？」我默默地想。

信譽最著之婦科靈藥

## 黑鷄白鳳丸

經血不調 經來腹痛  
趕前錯後 腰痠腿痛  
四肢無力 飲食少進  
夜不安眠 心忙心跳  
氣虛血虧 血色不正  
白帶過多 久不生育

行銷遍國內 效力最大

### 定價

大瓶 每瓶五元  
半打 十五元  
小瓶 每瓶二元六角  
半打 十三元

上海韓奇逢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地址上海愛文義路大通路口一九三號  
電話 三 七 二 二 八 號



# 在生死線上掙扎

(獨幕劇)

沈偉

時間：嚴寒的冬天晚上。

地點：一間窮陋的臥室內。

人物：汪太太，五十多歲一個執拗的婦人。(劇中簡稱汪母)

汪伯明，其子二十多歲。

劉蔓英，二十歲汪伯明的妻子，(劇中簡稱女人)

佈景：臥室異常簡陋陰暗。台背正中有一扇窗，從窗中看

出去可以見到灰暗的天空，下着綿綿的細雨，不久漸漸愈下愈急，風雨暴作。窗雖緊閉着，一二陣尖厲的風聲，仍不時從窗隙中鑽進來。在最後，風聲中傳來一陣淒苦沉痛的歌聲。靠窗右邊放一木牀，靠窗左邊有幾只破舊的皮箱重疊着。在台左一門通至屋外，在台右一門通至內房。靠近左門左邊是一張桌子和一條舊轉椅。靠近右門右邊是一只梳裝台，在梳裝台的左邊放一只衣架掛了幾件舊衣服，幾只破橙四散的放在各處。

劇情：在一九三七年汪伯明被殘酷的戰事驅逐到這人地生疏的異鄉。他在戰事以前的生活是很優裕的，在某機關裏任事每月也可拿到五六十元的薪水。現在，所有的家產都燬在炮火之下，只帶了老母和妻子二

個逃到這無親無眷的地方。他每天到各處奔走求援

，想找尋一個職業維持生活，但任你東託西求，所

得到的是人們冷淡的敷衍和譏諷。幾次碰壁的懷喪

，使他對於生存在這痛苦環境中的意義也起了懷疑

。再加以老母一無體諒做兒子的苦心，使他受着生

活的壓迫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他那解決目前一切困

難的最後一着——自殺——就泛現上他的腦際了。

幕啓時：他的女人正獨自坐在牀邊補綴一件破衣，面部很清

濯。她看到窗外下着小雨，面上不覺掠過一陣沉默

的淒苦，漸漸低下頭吁一聲氣，停着手並不補衣服

好像在思索什麼東西。歇了一會才慢慢地抬頭起來

。

女人：(自言自語着)下雨。(稍歇)這幾天老是不停地下雨，真把

它下得煩死啦！唉……(重又低下頭慢慢地補綴起來，沒

有多久又說)爲什麼還回不來？時間恐怕也不早啦。(站起

走向桌前看鐘)十點二十分！(沉思)即使沒有辦法借到幾個

錢，也得早一點兒回來，明天再說，這幾天身子又不好。(

徐徐走回仍坐着補衣)

(汪母從內房帶咳走上)

女人：媽，(站起)時間不早啦，爲什麼還不早一點兒休息休息？

汪母：唉！叫我怎麼睡得着！他還沒有回來嗎？

女人：是的，他還沒有回來，雨下得很大呢！（望望窗外）

汪母：現在什麼時候啦？（在梳妝台前坐下）

女人：嗯……十點二十分了。

汪母：十點二十分他還不回來。老是在外邊瞎闖，錢又一個都找不到。

女人：……

汪母：真想不到好好的一個家就沒有多久會變成這樣：有了早餐，就沒有午餐，唉！老是這樣下去怎麼辦呢？

女人：媽，您也不要傷心，急壞了身體可不是玩兒的。您瞧，媽，自從您離開家鄉以後，不多久已瘦得不像了。

汪母：你們倆總是一點兒都不着急，到了這樣地步，還勸我不要急。你瞧瞧，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去當的呢？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什麼東西都給你們二人當完了，還要叫我不着急。

真——

女人：媽，這也不能怪我們的！本來好好的在家鄉，誰又要老遠地跑到這兒來呢？

汪母：（誤會）誰又要跑到這兒來，難道說我一個人要到這兒來嗎？

女人：媽，不是的，您又聽錯了的話。我並不是說你一個人要跑到這兒來呀！

汪母：噫……

女人：媽，您要喝一點兒熱茶嗎？（說着站起走向桌前倒茶）喲！又不熱了，天冷得真厲害。（遞茶與汪母）媽，您喝。冷不冷？

汪母：（噙着）還好，（一陣急雨打在窗上）呵！雨越下越大啦！

女人：（搓搓手）天天下雨，不知道那一天才肯停，真討厭！（走回縫補）

汪母：（沉默片晌）唉！明天米又沒有啦！怎麼辦呢？

女人：明天，唉……

汪母：伯明，我一點兒都不懂他。天天出去找錢，天天空着手回來，不曉得整天在外邊幹些什麼？真奇怪！

女人：媽，這也不能單怪他的，在這個年頭到處都是失業的人，只要有一個十二三元錢的小位子，就有幾百人去搶，你說找

事多不容易！

汪母：不容易，別人怎麼辦的？咱們右邊的那位王先生不也曾失業嗎？現在怎麼找到的？

女人：這，人家有朋友介紹的。伯明要是在老家的話，有這許多朋友替他想法子，找事不見得怎樣費事的。

汪母：在老家！（稍歇）也用不到他想法了，我自個兒也能夠找了。

女人：不錯，在老家實在一點兒都沒有問題。

汪母：你現在也知道了，我早就說××人來的時候不必走，你們倆偏要反對我，現在，唉？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家，完了，一切都完了！

女人：媽，不要傷心了，算了吧！等幾天伯明找到了事，一切都有辦法。

汪母：還要等幾天？誰還等得了？只有這幾只空箱子能值多少錢呢？喔！我昨天對你說的話，你可曾對他說過？

女人：說過了！

汪母：他怎麼說，可答應你——

女人：他不肯放我去，他說我們這樣好好人家出去找活做太丟臉

！他不願意。並且，他……還對我哭了好久！

汪母：哭！不要臉，爲什麼自己不爭一口氣呢？

女人：我對他說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他找到了生意，我就可以

回來。可是他一點都不聽，我也不敢多說，怕反引起他傷心

。這幾天他身子也不十分好。

（風雨狂作，二人默默望着窗外，各自沉思）

汪母：唉！自己討苦吃！假如直到現在不走的話，怕也不見得就

死，現在逃了出來倒要活活的餓死！

女人：媽，時間真不早啦！去睡罷！別生氣啦！天無絕人之路，

我們決不會永遠這麼下去的。

汪母：自己找錢又不會，又不肯放女人出去，不知道是怎麼一回

事？怕丟臉，怕丟臉會使肚子飽嗎？

女人：媽，你耐耐罷！不要這麼生氣，當心氣壞了身體。

汪母：氣壞身體？別管它！這樣的日子誰還想過去呢！

（突然，左門上啄剝一聲；似乎有人在外面扭着門，但一時

沒有推進來）

女人：媽，他回來了。（喜悅地三步作兩步走去開門）

（她走近門去時，門已推開，伯明似乎隨着雨絲被風捲了進

來。蒼白瘦削的臉被風吹得發紫，形狀十分狼狽。身上穿的

破雨衣已被雨淋得濕透裡面的衣服。進門後沒精打彩地朝汪

母看看，也不說一句話）

女人：呵！冷麼？（連忙上前幫着脫下雨衣向衣架上掛好）

（伯明脫去雨衣遲滯地走到桌前坐下一聲不響。二肘撐在桌

上緊緊地用手捧了頭）

（汪母凝視着窗上的水珠，只當不會知道伯明已回來）

女人：明，（稍歇）拭拭乾罷。（聲音更小）你瞧！頭髮和衣服都濕

啦。

（伯明並不理她，祇頭部稍微側動了一下）

女人：（拿了面巾走上去，很小心地）擦擦乾罷！頭髮濕着很容易

受寒。（搖着他）明，別一回來就這樣愁眉苦臉的！

伯明：（有所感動，接了面巾在頭髮上和臉上略微擦了一擦交還

給她說）爲什麼還不睡？

女人：還早。（一壁笑一壁在他肩上用面巾輕輕地拭着）

（尖厲的風聲一陣陣從窗外送進來）

女人：媽，早點兒睡罷！這麼冷受不起的。

汪母：（仍是望着窗外）噫……

女人：（倒了兩杯熱茶給汪母和伯明）明，你身體不好也早一點兒

睡罷！（突然想起）喔，你晚飯吃了沒有？

（他徐徐轉過臉朝她默默地看了一眼，再朝他母親看看，並

不回答）

女人：你飯沒有吃過吧？

伯明：是的（點點頭慢慢地站起踱至窗前）

女人：（停了一會跟過去）讓我燒一點兒東西給你吃，好麼？

（他默默地搖搖頭）

汪母：這樣大的雨，爲什麼到這時候才回來？

（他裝做不會聽見）

汪母：整天的在外邊兒，錢又找不到半個！你究竟在外邊兒幹些

什麼？

伯明：(轉過身子朝他母親默默地看着了一會，反抗地說)我又不是

整天的在外邊兒玩着。

汪母：誰知道你呢？不然爲什麼沒有一個錢帶回來呢？

伯明：找錢可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啊！你說問誰去借？至於找事，

現在人浮於事的時候，到那兒去找？我在找事，人家也在找事，那兒去找呢？

汪母：(尖刻地)嘿！反正你自己沒有用！我跟你苦一世好啦！

伯明：(很頹喪地)唉！……

女人：媽，不要着急，慢慢兒終能找到的。

伯明：我又不是不在竭力的找，天天腿都跑斷！找不到又有什麼辦法呢？

汪母：(譏諷地)哼！天天都在找！誰聽你的話！你也不想，再這樣下去還了得，什麼東西都被你當完啦！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現在我瞧你還可以拿什麼東西去當？以前，叫你們不要走，你們偏要走。什麼愛國不愛國，不走又要做什麼亡國奴，在××人手下不能過日子。今天呢？現在快活嗎？連飯都沒有吃！(稍歇)走！走！走！什麼東西都拋掉，只帶了這一點兒出來，那兒夠你當的呢！不要臉，我叫她出去找活做，你偏怕丟臉。你也怕丟臉嗎？怕丟臉也不要天天拿東西去當的了！

伯明：(苦笑)你天天跟我鬧好了，石子裏榨不出油的。

汪母：什麼？(站起)你說什麼？我跟你鬧？我要跟你鬧嗎？

伯明：(倔強地)不是嗎，天天回來就這樣鬧？

汪母：(喘急地)好！好！你……

女人：(走上前去扶持)媽，不要這樣生氣，去睡罷！早一點兒睡

罷！

汪母：不，(坐下，女人仍站在她身旁)我要問問他，天天跟他鬧，是爲什麼？你能夠天天找幾個錢回來，我還會跟你鬧嗎？你要我跟你一塊逃到這兒，你就應當天天給我吃，不準再拿一點兒東西出去當。我說我不走，你偏偏要逼我走，現在，你怎麼養不起我了？

女人：(溫和地)媽，請您不要這麼說，以前不是兒子在養着您嗎？現在因爲受戰事影響，才變得這樣。這也不能怪他的。

汪母：嘿！不怪他怪誰呢？虧你說得出！(沉默片晌又突然向伯明說)我問你，我叫你妻子也出去找活做，你爲什麼要反對？(稍歇)你說？爲什麼老不開口？怕開口要去掉錢嗎？你又不是啞吧，不會說話！每天不是出去就在家裏發呆，錢沒有話也沒有了！不說話是沒有用的，不吃飯，把口封起來那才有用呢！

(雨照舊下着。伯明依舊呆立在窗前，不是把頭幾乎低得碰着窗沿，就是舉頭呆呆地望着窗外，顯着很痛苦而煩燥的樣子。)

汪母：哼！你簡直一天不如一天，越變越不成樣了！我好好叫你設法幾個錢，你竟說我和你天天鬧氣。你配和我鬧氣嗎？你現在可了不得啦，沒有人可以來管束你。連自己的娘都瞧不起！我告訴你，假如你再這樣下去不改，你准沒有好結果的。你算賺過錢，養活我幾年了。你不想想沒有我一天做到晚，你那來進中學進大學唸書？現在一來就說我沒有智識，一來就說我不懂。你懂！你懂什麼？你還是懂得賺錢呢，還是懂得做家？

女人：媽，歇歇罷！讓我來把茶換一換。

（她假裝着要拿茶杯，汪母阻止她）

汪母：不要，我不要喝。

女人：時間真不早啦！冷得很厲害，我陪媽去早點睡吧！

汪母：（歎息着）唉！還是早點睡！每天加我氣！瞧他明天怎麼樣

？（站起）我瞧你明天怎麼樣？明天米沒有啦！你又可以拿了

東西去當掉啦！（女人扶着走進內房）

（伯明把臉慢慢地向外，默默地流下淚歎息着）唉！

女人：（右門上）明，不要太傷心，身子要壞的。（撫摸着他的頭

髮）早一點兒睡吧！

（淚痕滿面抬起頭朝着她望）

女人：喲！明，你不能這麼傷心呀！（抽出手帕代他揩拭）讓媽去

說好啦。她老人家這幾天脾氣很躁，我們也不能過份去當真

記在心上的。（稍歇）去睡吧！明，不要糟壞了自己的身體。

（他不曾理她，朝窗外望望吁了一口氣走回桌子前坐下。她

立在窗邊出神地望着雨。沉默片晌，空氣異樣的悲慘如死

一般的寂靜。雨一陣陣擊在窗上，風尖厲地狂吹。）

女人：啊！雨真大極了！（說時裝着快樂走向伯明）明，我去弄一

點東西給你吃，好麼？晚飯不吃一直到現在也該餓了！

伯明：英，我不想吃。（慢吞吞地站起，背靠着桌子）

女人：爲什麼呢？一天到晚急也沒用的，吃總得吃，我們祇有過

一天算一天，慢慢兒再設法。

伯明：過一天算一天，（低聲自語）今天幾號了，（慢聲）一月二十

號啦！我整整有四個月沒有事做了！

女人：（伸手翻日曆）哦，一月二十號。

伯明：不是嗎？從去年九月十八號逃出來，到現在整整有四個月

另二天了。唉！日子過得真快！

女人：這，也不能過於心急的，祇有各方面懇託設法，慢慢兒地

找尋。

伯明：慢慢兒，（稍歇）明天……（彷彿欲言又止的樣子，接着他

突然握住她的兩手）英，你給我燒一點兒熱茶吧！（咬牙）好

嗎？英！

女人：好，明！那麼你坐一會兒，我就去燒。（忽忽下）

伯明：咬着牙舉起顫抖的手向空中徐徐伸張）英，我要對不起你

了。我……（流下淚）不能再活下去了！英，英！（從袋裏掏

出二瓶安神藥片）呵！我……我的生命依託在這……這……

東西上了！（使勁地搔頭）媽媽，媽媽！（雙膝微屈高舉着雙

手向着內房）請你原諒我兒子吧！兒子再不能跟媽在一塊了

！（作氣急狀，撞至桌前倒茶）呵！我……（氣急地掙扎）我……

……（回頭望望）好！（緊緊地握着拳掙扎，不一會，立刻用力

使勁把瓶蓋揭開，兩瓶藥片全都塞進嘴裏用茶吞下空瓶丟

在抽屜內）英，英……（氣愈急）我就要死啦！（突然頹喪地

倒在椅子裏，手緊緊地痛苦地捧住頭伏在桌上）

女人：（稍歇片晌提了一壺水上）明，茶燒好了。（冲茶）

（他不理她）

女人：（茶沖畢）明，你怎麼？（微微搖他）喝茶吧。

（慢慢抬起淚痕滿面的臉）

女人：喲！明，你爲什麼又要這樣傷心？（替他拭去淚痕）

伯明：（立起）唉……英，我恨，我恨我自己的胆太小了。我當初

不應離開家的，（咬牙）我應該一人留在家裏，等它們來把我

打死！

女人：（不解）啊，明，你怎麼說？

伯明：我……不能再活下去了！（向空中高舉雙手）我再沒有勇氣在這環境裏生存着，我實在再也受不住這生活的壓迫，我願我的生命像一支燭，一支脆弱的燭，在這暴風雨裏面，即刻燬滅它這渺小的生命！

女人：明，（兩手放在他的肩上安慰）不能，我們雖然在生活重重壓迫之下，透不過一點兒氣，可是，我們沒有這麼的簡單，就向生活屈服。明，（微微搖他）明，我們還得活下去，（聲音顫抖）我們還得活下去！明，我們要同生活反抗，我們要統制生活，我們不要就這麼簡單的，一點兒意義都沒有，就那麼對環境屈服。

（他一聲不響，氣急得很厲害，汗如雨珠一顆顆從頭上落下）

女人：（焦急地）明，你怎麼？不舒服嗎？

伯明：（握她的右手）沒有什麼，英，我很好：（氣急）

女人：那麼為什麼頭上的汗有這許多？

伯明：沒有關係，大概心裏有一點熱才發出來的。

女人：那末喝一些茶，早一點兒睡吧。（拿茶給他）

伯明：不，還早，你先睡吧。（喝茶）

女人：明，請你聽我的話吧！你不要這樣的急，急不會有錢來的。你照這樣的急，一旦急出病，叫我怎麼樣？明，你愛我，你就依我去睡吧！

伯明：（不時氣急）我……我對你不起，我不能依你的話。不過，我是愛你的，我永久是愛你的，就是我死也是不能忘掉你的。我怕，我怕這世界，（握着她的手貼到胸前，女人現出極

驚異的樣子）我要死，我願意立刻結束我的生命！英！英！你要原諒我，我要請你原諒我，好嗎？

女人：（聲音顫抖着）呵！你要我原諒你什麼？明！明！（兩手貼在他胸前）你不能，你不能爲了生活的壓迫就厭世。你難道忍心拋棄我嗎？（嗚咽着）你叫我一個人怎麼辦？明，請你不要這樣想吧！快把這種消極的思想丟開，讓我們再更努力地奮鬥，掙扎！你要知道我們的祖國是正在最困苦的一個階段中，她需要她的青年去爲她搏鬥，把她從死亡的深淵中挽救起來。明，我們正是青年，我們祖國需要的也正是我們這一輩體強力壯的中國青年，我們應當不應當起來肩負起這偉大的天職？當然是應當的；我們非但沒有站起來爲國犧牲，怎麼還能夠把消極的觀念存在腦裏？明，你說是嗎？我們應當同一切困難搏鬥！

伯明：（不時氣急）英，我……也知道我的責任的重大，可是，我沒有力量能夠照我的志願去做。我怕，我害怕這冷酷殘忍的社會；我害怕這勢利惡毒的人們，我再不能受他們這輩守財奴的冷言熱語。我早一點兒離開他們，我就少受一點兒苦，省得我再受那在崩潰路上的社會的折磨。

女人：社會，（思索）明，又錯，社會是勢利的，但是，我們不能爲了社會的沒落，一天天走向崩潰的路上，就放棄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應當把它改造，誘導它到正規的路上，這樣好，像我們自己種了花果自己享受。否則，我們不去改造，喲！明！明！（搖他）你怎麼？你怎麼？（她見他毒發，面色突然轉變灰白神志不清）

伯明：（往後倒有些站不住）我……沒有什麼。





# 末路

錢昌年

(一)

還未踏進家門，志平不由的打了一個寒顫：他記起妻子那冰冷的臉。

『阿狗爺嗎？』門推開了，一個面色枯黃身材瘦小的婦人把半邊臉探出來張望。

他沒做聲，跟着妻子的背後踱了進去。

屋子裏寂靜得像墳墓。

打破沈默的是志平嫂底嘆息：

『咳！你也得替家裏打算打算才是。你們男人可以不掙錢給家裏用，我們可不能空着肚皮過日子呀！』

『而且，……從昨天晚上到現在不曾喫過一口飯。就算我餓不死，孩子可受不了啊！』志平嫂說到後來聲音竟有些嗚咽起來。

志平的腦子給攪得有點昏亂，他饑餓，心頭冒着憤怒的火焰。他想到幾日來的奔走都是無結果的，當他踏進親友的大門，他們彷彿預先曉得他是來借貸似的：張家把眉毛皺緊嘴裏在歎日子難捱；李家說是主人上街去了。最可氣的，就是陸家——這主人原是志平的老朋友。當志平走進他家裏的時候，他嘻笑着臉請呀請呀的把志平送進了客堂。接着便是喝下人倒茶，奉煙，模樣比兩年前彼此常常在一起的時候還要殷勤。志平心裏想：這遭準定不落空咧！

陸先生也許不知道客人的來意。他一坐下來就從張伯倫斡旋和平說起，直說到希特勒嘴脣上的短鬚，時間費了一大堆，話還未說到盡興。好容易陸先生才把話鋒移到汪精衛的身上去。他罵完『誤解焦土抗戰』的見解荒謬。志平以為這可沒得說了。他正要把來意說明，那曉得陸先生比他還要機警：先歎這麼一聲『戰事不知何時方休』，接着便是說戰事爆發以來，家裏的收入不好。很是艱難，說話時大有唏噓感慨之意。

於是，志平的話祇好咽下喉嚨。當陸先生把他恭恭敬敬的送出大門，志平還聽到陸家廚房裏一陣宰雞殺鴨的嘈雜聲。

志平失意的踱回家來。妻子看見丈夫又是空着一雙手，焦急得祇是歎息。

(二)

當天的夜裏。

志平吃過了那頓當了棉衣換得來的晚飯，便忙着要上街去。

『幹嗎又要出街？外面風這樣大。』志平嫂問。

『唔，我預備到……哦，到……陳家去！』

『我看你還是不必去的好！你的釘子難道還不會碰夠嗎？』

『我想去碰碰運道。也許……』他沒把話說完已經走出了屋子。

志平嫂把孩子逗得睡熟了，她自己也覺着有點兒眼倦。可是丈夫去了差不多有兩三個鐘頭還不回來。

屋子外面是一片夜的寂寥。祇有遠遠的犬吠聲代替了人類的嘈雜。

志平嫂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便給阿狗的哭聲喚醒，她睜開眼向四週張望：屋子裏依然祇有她和孩子兩個。

(二)

志平給關在牢裏差不多變成瘋狂了。

『放我出去！我家裏還有妻子小孩呀！……』他慘號着。

『混蛋！偷了東西還要鬧？』獄卒用皮鞭一抽，嚇得志平把握在鐵欄干上的一雙手縮了進去。

他索性把身子倒在地面，腦子裏回想着那一天晚上的情形：當他吃過了晚飯，走在街上給迎面的北風一吹，身上的一件夾衣有些抵擋不住。他抖瑟着向前面走，他自己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在什麼地方。祇覺到路兩旁的車馬行人逐漸稀少，那盞光線黯弱的街燈像鬼火似的在噴出陰慘的氣息。

志平低下頭祇管走，當他抬起眼睛朝前頭一望，就在他前面沒多少距離有一個單身的女人在急急地奔。

一種惡念突然浮在他的心頭。他鬼祟的別轉頭向後面探看了一遍，媽的！真巧，連鬼的影子也沒一個。他蹣跚了脚步，悄悄地趕上前去。

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玩意，他心裏有點惶惶。當他追上那女子便低聲喝道：

『快！把手裏的錢袋給我！』

他不待她叫喊，把皮夾子搶在手裏，返身就跑。這可糟透了，他跑了沒幾步路後面便喊了起來：

『噢！強盜！……強盜搶東西哪！』

那一種又尖又響的聲音志平聽了真有點害怕，他想這聲音祇有在戲台上聽見過的。

……

結果不用說：志平除了受到幾十下耳括子之外，還得以『行劫未果』的罪狀徒刑十天！

在牢裏，他痛哭到淚都乾了，他哭的不是自己，他哭的是：他的妻子和兒子的怎樣活下去，他哭的是殘酷的命運……

(四)

阿狗是在他的爺坐監後第三天因饑寒而死去的。志平嫂乞到了一具破棺木把兒子殮好了，然後自己上吊了。

現在屋子裏是一幕最逼真的圖畫，祇待這屋子的主人歸來時欣賞一下吧！

脫稿於十二月十六日

# 胡樹白

經理

華洋水火保險  
華水保險  
華房屋堆棧險  
華生財衣箱險  
華大小輪船險  
華小輪拖駁險  
華郵包汽車險

△專營△

賠款迅速

服務忠實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北京路二號四樓 電話一六〇四五  
星期日及例假日 電話八三三三五

## 誰相信？

鄭衍

誰相信這是經過神聖戰鬥的地方？

看：

舞廳裏爵士和風的音樂，

揚着曼妙底曲調；

酒菜館充滿了一片嘻笑聲，

華燈美餚杯盞叮噠；

電影院裏開放着冷氣，

天天客滿擠軋鬧忙；

茶室，戲館，溜冰場。……

× × × × × × ×

他們聽不到雞肋飢腸的哀吟，

他們聽不到前線將士奮勇殺敵的呼嘯，

麻痺的靈魂還沒有觸覺暴風雨已經來到？

抑是被環境催迫着岔向歧道？

忘掉了神聖的使命，

拋棄了嚴肅的工作，

罪無可逃！

可是——

誰又相信這是經過神聖戰鬥的地方？

血腥的空氣裏依舊瀰漫着歡暢和喧囂。

## 需要犀利的 小品文

犁耕

小品文在當前的抗戰文藝裏，顯然是一股激流！

過去，小品文是被藐視了的，被視爲『蒼蠅』，被蔑爲『玩意』，真像舞台上的丑角，不配登『大雅之堂』的一樣！

但是爲什麼被藐視了呢？

內容決定價值，吟風弄月，喝苦茶，談螞蟻；意識空虛得像豆腐撐起的樓閣，終於招致了人們的非議，過去少數人的『玩意』，畢竟相連地破壞了小品文的真正陣容。

那麼小品文是不是真的變成了文人的消閒玩意呢？不！我們要創造有血有肉的小品去擊倒豆腐支撐住的樓閣，要創造出真鞏而犀利的作品去淘汰時代的渣滓，要拿鐵般的成績去壓倒『消閒』！特別是在目前的抗戰洪爐裏，我們更要努力在小品的創造，隨着時代的砲火而創造，創造成一股勇猛的激流，在抗戰文藝的部門裏刻划出英勇的姿態！

是的，英勇的姿態，要面向前線內地嚴肅緊張的一面，也要面向這裏孤島上荒淫與無恥的一面。

無比的英勇，無比的神聖，是在自衛而戰鬥到底的集團裏，這需要熱烈的 Sketch，去表揚，頌讚，描摹。但也有最懦弱的殘酷，最無恥的荒淫，最陰險的黑暗，更需要犀利的筆尖，去攻刺，去剝露！

所以我們要創造，更要發展，從『雜感』『速寫』之類的形式發展起來，憑着犀利的意志，也隨着犀利的戰鬥精神！

攻刺！剝露！要揭開敵人的烟幕，要割除『害羣』的爛肉；要針針射到癢處，要毫不放鬆的執住敵人的咽喉，一直到他斷氣！也唯有這犀利的爽辣的戰術，才充實了有血有肉的小品的內容，也決定了小品發展的基礎！

這是一個文藝工作者急迫的任務，成績等待着一致的努力！



# 鄰

# 居

(散文)

弓文

自己本來是無所謂家的，但這次竟也有一個家了；這家，是堂房的哥哥的。事實上，我確也需要一個家了，在虹口的同事宿舍淪入戒嚴區之後，首先是晚上的宿處便發生了問題。

可惜，遺憾的是這家不能生在洋大人們的特區上，而仍是黃臉漢子管理下的南頭，跟蹤着『北平形勢突轉』、『天津情況驟變』而來的心境，終也還要惴惴於懷，可殺的還有那些人的口頭：

『這一次打起來，南頭一定遭殃。』

弄得人不能安心，十六圈，豈不可殺。還是找洋大人的勢力去。

於是堂兄便在租界上找房子去，而消息確也越來越不像，沙袋延至早上七時撤除了，開北八十八師佈防了。自己親自跑到北火車站去看看，的確，講着北邊話的年青小伙子，確像加多了，據說這便是化

裝的八十八師士兵，商店的櫥櫃裏確有幾家空空如也，而招待顧客的無線電裏，却還播送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

七日的早晨，堂兄打來電話，說明天決定搬場了，房子已借在法租界，明天要大家幫幫忙。

『好！』

第二天，買一張報，標題像是『和平空氣不絕如縷，南京預備派員談判。』總之使我像有點憤慨了，憤憤的對堂兄說：

『不用搬，上海一定不會打。』

我的話，其實是有着相當的理由，過去的中山秀雄案，寶樂安路案，差不多每年有過這樣的事，而結果呢？市長約會大使，總領拜會市長談判又談判，虹口的市

民搬來又搬去而已。

但是堂兄却沒有聽從我的話，箭在弦上，家是需搬急不容緩了。而我却還做着先鋒隊，第一個坐着黃包車，車一點零星物件到新居，由堂兄寫明地址，且還畫上一張簡圖。

不知是堂兄的簡圖過於簡明，還是我看錯了號數，總之我的車停在一間小洋房的面前，透過一座木柵還有一塊小花園，木柵的門開着，我不加思索的走了進去。簷下立着一個女人的背影，她聽見我的脚步聲回過頭來。

我頓時一呆。

一張標準的『味四素』臉，和服，再下去是『木屐』。雖然平日早明白×人中也有我們的友人，××的民衆也是跟我們一樣的被壓迫着，在當時我不但想不到這些，且繼一呆之後，未免大驚，爲着預防她們的砲火，從南頭逃出來，想不到反逃在她

們之中去，相對的敵意在我心內滋長，我害怕她會加害於我。

但心情平情之後，我却又泰然起來，即使萬一她要加害我，而我既跑了進來，焦急也已沒有用。堂兄雖然不會獨人住起一幢房子來，但也決不致跟××人合住起來，我相信我自己找差了。

於是我裝着毫無關心她的國籍的樣子，用英語問她我所要找的地方。

『隔壁！』

『謝謝。』

我回轉身，又慚愧的起了自責，我為什麼不用自己的語言，向人問話呢？

終於，堂兄的家是這樣搬到洋大人勢力下後，過了五天，戰事終於發生了。而這二個正在交戰的國家的人民，也就做着鄰居。關於她慚慚的，我們知道她的丈夫是法國人，她也已入了法國籍，有一個姊姊依着她，一個妹妹住在不遠的呂班路。

其餘不知道，但僅這些不是純粹的××人已足使我們安心，不過有親友來探望我們時，看看那張標準的『味四素』臉還不免要咬着牙斷。

『唉！××人！』

『唉！××人！』

如此而已。

我從前有一個姑夫，年青時曾留學日本，在那裏戀上一個日本下女，據說還有過孩子，回來之後，大談其那邊女人的如何服從，如何勤儉，如何在傍晚丈夫公回的時候，妻子在門旁灣着九十度說『阿里阿多』。這或者不過在說明他所以要戀上那下女的理由，但關於日本婦女的柔懦和服從，好像在什麼『扶桑遊記』之類裏，也使那些作者激賞而且發生感喟過。

我們這一個『味四素』臉鄰居，倒確不失為那種典型，從我所曉得起，沒有看見過她出去一次，丈夫有的是汽車，在法工部局做事，每月據說有二千左右的收入，換了中國人，我想，這女人不是一個影戲院的日常觀眾，便是時裝店的良好顧客。於是我相信除這是民族性的遺留外，要不便是在當時上海民氣的激昂，××人怕出來不但要吃虧，而且有性命之愁，但後來從她傭人的口裏，曉得即使在戰前她也很少出去，而家裏的一切事都管得很緊。她對於花草似乎很愛好，一早起我看見她伏在花園中挖泥，拔草。等到六時我回去，還可以看見伏在草地上的她足有尺半闊的背脊。或者這是我的巧遇，但每日如此，概

沒有這樣的巧事了。而且在禮拜日，中上的太陽下，張着傘，還是在工作，看來是多麼平靜，恬淡的生活，同時也多麼的無聊。

弄堂中，有很多的小孩，時時結伴的唱着：

『打倒××，

打倒××。

除漢奸，除漢奸。

.....

這時假使你回頭去看她，你可以看見那張標準的『味四素』臉漲紅着，而這挖泥拔草的手，也顯得凌亂，如歌聲漸漸逼近她的門前，她必拋了『花』的工作，逃進屋子裏，有時她丈夫在的時候，那高個的法國人，必出現在門口，似乎想說些什麼，但他能說些什麼呢？

看見這些情形，我幾次痛快的笑過，這不能不感謝前線將士的熱血，他們替我們爭取了光榮，連帶的憧憬未來勝利之後的自由空氣，中國是正在反過××來了。

『在咱們自己國土上，唱咱們所要唱的吧！孩子們。』

我低聲的呼喊著。

其實對我們這一位鄰居，老實說很少惡感。但那張標準的（味四素）臉，終使我覺得觸目驚心，雖然在耶誕節，她叫傭人拿過來給我堂兄的孩子們的玩具，在陽台上她親遞給我四歲的侄女一磅蛋黃餅乾，並打着怪和氣的東洋話，逗孩子玩，但我始終不能忘記她的國籍，她們的國家給予我們同胞們的痛苦，她們的飛機所屠殺我們千萬的同胞。

這是血的債，全民族永懷的仇恨。

我們却平安的做着一年的鄰居。現在炮聲也漸漸的遠了，多少都市的寓公，回復到從前荒聊的生活，他們所愁心的不是出去怕遇見了空戰，而是愁今天沒有好的片子可看，沒有好的姑娘好玩，家常談話，也不是倒楣的戰事幾時打好，而是昨晚三番如何和出，和『仙樂』的莉莉屁股如何的靈活。

正一樣，我們的這鄰居也跟以前不同。這不是說她生活的轉變，她是仍然很平安的弄着花草，不同的，她不因聽着歌聲而臉紅，逼近而逃進屋子裏去了。

本來，在懂得世故的大人們管教下，義勇軍進行曲，打倒××之類，早在無形的禁令之中。但幾個唱熟了的孩子，還不

免脫口而出，大人既教言疏忽而我們這『鄰居』却跳起來了；噤咕了一大套的東洋話，有時還拉出她的丈夫來，大罵法國語之外，間幾句生硬的中國話，是『叫他們爺娘教訓教訓他。』

『在工部局做事的』，大家都聽見過，這回臉紅的可領着孩子們的母親。

曾因鄰居的臉紅而痛快笑過的自己呢？又看了相反的演出，不能看見自己的臉孔，也許紅的程度不為比孩子們母親差，正跟鄰居臉紅時的法國人一樣，似乎想說些話，但抬看見藍白紅的法國旗，『識事務者為俊傑』，馬上沉默下來，唔！我們是僑民。

但心裏却不肯就此平靜下去的，回想從前，心頭劇烈的刺痛，於是又想起不遠前孤軍營裏所發生的事。

這是些什麼呢？

『環境』

現在在我們的國土上，前線的將士還拼着熱血與侵略者劇烈的鬥爭的時候，而在不及勢力的地方，我們已嚐到二種絕對不同的甘苦，那麼亡國奴的滋味如何是不難想像得到的；我們除極力支持這一個抗戰的勝利之外，在這用括弧的孤島上，我

們是該更背憤的活下去的，我們的工作是爭取我們的有利環境。

十二，一，上海

# 補加多

老牌滋補治咳防癆劑

共分五種 各具特效

▲純淨補力多 主治身體衰弱精神萎靡 面黃肌瘦 代謝不良等症

▲幾怪補力多 主治肺癆腸癆重癆及一切頑固咳嗽兼吐濃痰等症

▲含碘補力多 主治哮喘癩癰各期梅毒動脈硬化風溼等症

▲含砒補力多 主治血虧精神衰弱以及各種慢性皮膚病等症

▲規那補力多 主治貧血胃呆病後虛弱及因瘧疾引起之諸般疾患

上海白克路二百五十號

九福藥公司發行

全國藥房均有出售



# 夕陽映雪

從原野這邊，  
我看到——

夕陽漲紅着臉；  
原來，她自己知道，  
生命已爬到了邊緣！

× × × × × × × ×

「命運將粉碎！」

這個，她現在已很瞭解；

然而台一旦坍，

太陽的威嚴何在？

× × × × × × × ×

因此，

太陽把臉漲得更紅燿，

未到地平線，

她還得來一下掙扎！

『真糟！打算天一亮要趕上早市的，現在這樣遲才開，可還來得及趕上麼？』這是長個子林發的聲音。他提高着喉嚨，在埋怨桂生來得太遲，就誤了他們好多時候。

『有什麼法子呢？這樣的路，來去又很不便。我們幹麼要冒這樣危險？還不是要多裝些東西，出去多換幾個錢麼？』桂生給林發說了一句，就很不服氣的回答着。

那邊斜依着菜筐打盹的和順，似乎比他們三個人老了。看上去，大概有五十左右些。這時聽見他們在說話，也睜開眼來，伸出粗粗的手，在自己滿面皺紋的臉上，搓了幾搓；打了一個大呵欠，接着幾聲咳嗽，掏出烟捲，向那黃荳大似的菜油燈，點着了火；就呼呼的吸起來。

『這些東西，挑到街裏，不知能賣得幾個錢？這年頭兒，好好的不要做人，偏喜歡打來打去，鬧個不休。聽說這幾天張堰一帶，××鬼子又在剿什麼匪了。再鬧下去，看我們這一輩子，連同老婆兒子，可都沒有飯吃了。』桂福把眼睛向船艙裏堆着要出賣的幾担東西，瞧了一眼，裝着苦臉很沉重的說。

『要有飯吃，就管不了危險。我家裏的大貓娘，今天聽說外面風聲不大好。就拖住了我，不許出去。可是不出去又怎樣呢？我們要活，還是要弄幾個錢來。所以結果，我還硬着心，出來了。』桂生也這樣憤憤地說着。

『可不是麼！今天早上，搖航船的張七，剛打從那兒回來。他說那面一帶的村子，近幾天來，又不大安靜。他來的前一天，還聽人家說，有幾十小隊××鬼子打從那兒開過。聽說是在什麼地方，那面的游擊隊，吵得利害，還有好多讀書的學生子，也都加入在裏邊。他們正是開過去圍剿的呢！我們撐船的，總是倒霉，天天在拖着空船來去，連半文錢的收入都沒有。他還是昨天，纜載着二個到我們這裏避難的客人回來。我們爲了掙些錢，却還要搖着過去冒險呢！』那個禿頂的光身漢子阿祥，立在甲板上，搖着櫓子也和他們搭講起來。

『聽說這裏是過路的，他們是開到××西北角的小山一帶去剿什麼太湖來的呢！』林發聽了桂生的話。以後，就很自然的對大家說出，昨天在村上聽吳老先生所講的話來。『對啊！我昨天也聽他這樣說的，吳老先生的消息，真靈通極了！』靠在油燈一邊的

和順，也在參加他們說話。

『不大確實罷！大前天住在我們後面的阿喜，還打從小山胡橋那面一帶回來。他向人家說，那面××鬼子一個也不見，市面上還是照舊的一樣太平。倒是三林橋那邊，常有游擊隊出沒呢！』桂生抱着懷疑的態度，插着嘴，在對和順說。

『他知道些什麼？』和順朝桂生看了一眼，沉着臉在咀咒着：『誰相信他的話呢？看他和他哥哥吵什麼？拋開家裏田地不種，偏要跑到外面去當什麼聽差的；在開粥店的老高家裏，賭錢輸給人家還不出，連腳骨也給人家打得蹺着走路了。』他說完了話，就咳着乾咳，左手在油燈旁去提那把茶壺，吵……吵……的喝。『可不是這樣說的，』桂生說：『那次賭錢，輸了還不出。給老高根富等一般人打了一頓；折斷了腳骨。弄得走起路蹺法蹺法的，其實他本來和老高他們不認識的。後來還是在茶館裏喝茶，逢着做裁縫的小虎，帶他去那邊老高家裏才認識的。他輸了這麼多錢，其實還是受了人家的騙呢！你說他的不是，真的有些冤枉他了。』

『冤枉！我和順在這姑塘村裏，誰的底細都打聽得清清楚楚，他在外邊賺進錢來，都自己用了。從來不顧家裏的，他可玩得開心，如果看見他的老婆，哭哭啼啼的，每天在愁着家用。那可真傷心哩！』和順低低地嘆着氣感慨着。

『這年頭真不好做人。他這年自從討了老婆，爲了家裏種種田，錢總是不夠用，就跑了出來。這幾年在外頭混混，也是不大得意。他不大寄錢來，大概也是外邊市面不好的原因罷？』桂生很有些同情他似的。

『阿喜老婆，人倒是生得很好的，粗細也很會做。只是新婚

了還沒半年，他丈夫就往外邊跑，平時他一個人怪冷靜的，這就叫少年夫妻活受罪，真是怪可憐的！』和順喝了幾口茶，有些精神了。這時聳了聳肩，很有勁的談着。

『呸！你這老頭兒，倒怪刁鑽的。人家阿喜這幾天回來了，怪親熱的，不想你平日自己還在想吊她的膀子呢！』林發提高了喉嚨向他取笑。

『哈哈』哈哈桂生和搖船的阿祥，這時都大聲地笑了起來。『好了，不要胡鬧了，不要胡鬧了，你們的話，越扯越遠，我們還是談些正經事罷！』桂福向他們說：『不要管是誰說的話，總之：這幾天，外面就不大太平，你們老是嘻嘻哈哈的，我們這回要走過的路上，總得小心一些兒纔好。』

『桂福哥的話真不錯哩！我們趕路的，實在耽心看。路上會碰着不吉利的事呢！現在我們一夥兒，真是要有難同當啊！』阿祥聽到桂福在提出警告！也插上一句。

『阿祥！你這樣緩緩的搖着，現在可到什麼地方了？怪冷靜的，又沒有月亮，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不要一早趕不上碼頭，那我們可不是好惹的。』林發在艙裏噤咕着。

『又不是幾百里的路！會一夜趕不上。就算從我住的土地祠一邊算起，直到胡相公廟，也不要一百里路呢！除非我阿祥不是吃搖船飯的。不然晚上動身，大天亮一早，那裏會趕不上呢？恐怕天還沒亮，我的船早已停靠在渡口了。』阿祥兩手搖櫓，嘴裏在自誇的答着。

『你不要放大喉嚨說話！這裏正北，再過去些，就靠近張堰，這兩天那面××鬼子，防得非常利害的，你這樣一點不檢舉，給他們聽見了；我們一夥兒都要害在你的手裏？』桂福聽阿祥放

大喉嚨在瞎扯，就輕輕的推着阿祥這樣說。

『不要緊的，××鬼子一到晚上，就不敢在村落裏走路的。憑我的經驗，他們看這水路一帶，常常有游擊隊出沒的；更不敢來惹了。』阿祥替自己辯論着。

『你真的不要性命了麼？這樣高聲使氣的，即使你說不會碰着鬼子，假如半路却跳出幾個太湖上的傢伙來，把我們船裏的都搶光了；我們身邊又不帶武器，到這時候，那末我們一夥兒怎麼辦呢？』桂福有些憤怒了。

和順執着茶壺，眼睛却釘住了桂福臉上，半響，等桂福話說完了。他的喉嚨裏，呼嚕嚕……的哨哨又咳了起來。過一會，爬起來，到艙外邊去，吐了一口濃痰。阿祥給桂福一說，討了一個沒趣，不敢再說了。一聲不響的在搖着船；這時大家靜靜的。橈子在水裏唧咕唧咕的聲音，更來得響了。船身搖搖晃晃，在擺動着前進。

阿祥立在船梢，靜悄悄的開過去。船艙裏的幾個人，也顯得疲倦了。這時大家身體蹙縮着，不知在冥想些什麼？偶然從遠處吹來一陣狂風，岸上的樹葉嗖嗖的在響動。阿祥不禁也打了一個寒噤，死了似的大地，這時更可怕了。

他們這艘孤獨的船，這時已駛過了橫溪，如果出了這叢樹林，轉一個灣，便可開到夏河塘的陳家祠堂。到那裏再朝左面，拐角轉一個灣，就可直達渡口了。阿祥計算了路程，料想再二個鐘頭，便可到達那邊。他這時更鼓着勇氣，獨個兒在河心開着。他一個兒，嘴裏哼着小調，很自由自在的。這時夜色沈沈，寒風砭骨，他單薄的衣服，覺得有些熬不住。過了一刻鐘，船已開出叢林了。他把船身在右面重重一側，這船頭就向左邊轉灣了。阿祥

唧咕唧咕的搖着橈子，繼續前進。又過了一會，他忽然覺得西南角，似乎亮了一些，就回過頭來，望樹林背後一瞧，這可使他猛然的嚇了一跳！他望見遼遠的同一方向，有三個地方在燒着火。火勢猛烈，不時有火舌冒了出來！那邊的天上，全都映得通紅了。他靜靜的一聽，還有撲撲，撲撲撲隱約的槍聲，隨着斷續的寒風傳了過來，他這時船也不搖了，忙回過頭來，向艙裏的人大嚷：『看火！快起來，看火！看火！……』

艙裏的桂福，他本在默默的想着那幾担菜蔬，這次上市，不知可有幾個錢好賣。這時經阿祥一喊，突然驚醒過來。急忙爬出艙外，向阿祥指點的地方看去，也驚慌了起來。想在這深更半夜裏，會碰着鬼！這可有什麼法子呢？他正在探頭眺望，林發也爬了出來。接着桂生，和順聽見他們叫喊，船頭重重起伏，也一齊的走到船的尾梢，依照阿祥指的方向望過去。

這時火光穿得更厲害了。撲撲！撲撲撲！槍聲也更聽得清晰。機關槍中還帶着緊密的步槍聲！他們幾個人，可都真的着慌了。胸中各自在突突跳了起來！還是桂福鎮靜些，忙叫阿祥繼續行駛，他們幾個人，也幫着划槳，趕快逃跑，可是走不幾步，他們聽見槍聲更密了，看上去正是向着這裏衝過來。

撲撲撲撲！撲撲撲！撲撲撲撲在密集的槍聲裏，還夾雜着殺……殺……的喊聲。聲音是越來越近。阿祥簡直有點昏亂，二脚很厲害的抖着；手也不會動了。桂生，林發都躲着脚，很焦急的望着，又不敢十分抬起頭來。和順早躲到艙裏去，縮着頸頸，連響都不敢響一聲。桂發却覺得身上，重重地在抽着痠癢。船再擺過去，他們看得更清楚了。在急湊的槍聲，和喊殺聲中，火花在四面八方跳躍着，人的黑影，也在穿梭似的飛跑。

突然，在密集的槍聲裏，嗞的一聲，一顆子彈在他們的船上穿過，船上立時來了大騷動，昏亂中的阿祥，竟把一隻腳踏入河中，桂福呀的一聲，拉起阿祥，往艙裏一推，拚命的沿着河邊撐船，急速搖到前面不遠的橋墩下。

岸上人馬雜踏，着綠色軍衣的鬼子們，正狠狠地向這一帶逃來，桂福連忙撲倒身子，嚇得雙手掩面，一動也不敢動。阿祥和林發等，縮在艙底，不住地顫抖，急得一時氣都透不過來。

拍拍拍！拍拍拍！槍聲當中，夾雜着零亂的步伐聲，一窩蜂似的竄過橋墩。

『碰』！……

一個影子從橋頭上倒了下來，撲通一聲——河裏激起了很高的水花，濺得桂福一身的水。

殺……！殺……！後面軍隊的前鋒，追了上來，拍拍！拍拍！槍聲，殺聲，不一會充塞在橋上橋下，……衝過去。

『阿祥……！阿祥……！』桂福聽見追聲去遠了，漸漸的抬起頭來。

阿祥蹲縮在艙裏，聽見桂福叫他，才探頭探腦地爬了出來，手抖擻着，顫聲的向桂福道：

『怎麼了？不……不看見……見了麼？』

桂福聽見有自己的人答應，頓時胆壯了，抬起頭來，拍拍衣裳說：

『死鬼，白吃飯的，還這樣害怕，都走啦！』

『你聽他們還沒有走遠呢！』阿祥聽得遠處，隱約的還有槍聲，惶恐地說。

『蠢貨，還不快快開走，你要他們再殺回來麼？』桂福又恨恨

地說。

『噢！曉得了！』阿祥跳了出來，向四周一望，繼續搖着船前進。

艙裏的和順，又在咳嗽了。這時林發，桂生也爬了出來。懷

（轉入第三〇頁）

（自第八頁移來）

十七日 小雨

昨天一天也沒想出什麼辦法，今天下雨在家裏又是悶，咱小六子真感到無趣，外面牆上雖是這樣寫着：

戰區人民迅速復舊才有生路

但是像我小六子還是死路的，面前躺着的。

一，做漢奸

二，自殺

三，當游擊隊

於是自殺，漢奸，游擊隊，在咱的腦袋子內打亂轉，自殺，漢奸咱小六子當然還有點男子漢大丈夫氣，於是

游擊隊

游擊隊

游擊隊

於是，這幾個字在我的腦袋子內發火，發火，發火，……

咱小六子決定着一定要去當游擊隊。

於是，我就從牀上跳起來，咬咬嘴唇，喃喃地：

『目前，那裏再有安樂地！打鬼子，才找到真正的生活呢？』

病中寫於淪陷區中

# 最近 國內 文藝傑作選刊

這裏所刊的一篇，是我們最近所看見的作品裏面認為最佳的——無論在題材，含義或技巧方面。我們所應聲明的是：我們選擇作品是以作品本身為標準，不好的作品，無論出自任何名家的手筆也在摒棄之列。我們的見聞有限，如果讀者方面發現佳作而向本刊推舉，我們當然是樂於採納的。

編者。

## 囚 綠 記

陸  
蠡

這是去年夏間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裏。我估據着高廣不過一丈的小房間，磚舖的潮濕的地面，紙糊的牆壁和天花板，兩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輕巧的紙捲簾，這在南方是少見的。

窗是朝東的。北方的夏天天亮得快，早晨五鐘點左右太陽便照進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線射個滿室，直到十一點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熱。這公寓裏還有幾間空房子我原有選擇的自由，但我終於選定了這朝東房間，我懷着喜悅而滿足的心情佔有它，那是有一個小小理由。

這房間靠南的牆壁上，有一個小圓窗

，直徑一尺左右。窗是圓的，却嵌着一塊六角形的玻璃，並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個大孔隙，手可以隨意伸進伸出。圓窗外面長着常春藤。當太陽照過它繁密的枝葉，透到我房裏來的時候，便有一片綠影。我便是歡喜這片綠影才選定這房間的。當公寓裏的伙計替我提了隨身小提箱，領我到這房間來的時候，我瞥見這綠影，感覺到一種喜悅，便毫不猶疑地決定下來，這樣了截爽直使公寓裏伙計都驚奇了。綠色是多寶貴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樂，我懷念着綠

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歡喜看水白，我歡喜看草綠。我疲累於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黃漠的平原，我懷念着綠色，如同涸轍的魚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擇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綠也視同至寶。當我在這小房中安頓下來，我移徙小檯子到圓窗下，讓我的面朝牆壁和小窗。門雖是常開着，可沒人來打擾我。因為在這古城中我是孤獨而陌生。但我並不感到孤獨。我忘記了困倦的旅程已往的許多不快的記憶。我望着這小圓洞，綠葉和我對語。我了解這自然的無聲的語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語言一樣。

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過了一個

月，兩個月，我留戀於這片綠色。我開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見綠洲的歡喜，我開始了解航海的冒險家望見海面飄來花草的莖葉的歡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長的，綠是自然的顏色。

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長。看它怎樣伸開柔軟的春鬚，攀住一根綠引它的繩索，或一莖枯枝；看它怎樣舒開摺疊着的嫩葉；漸漸變青，漸漸變老，我細細觀察它纖細的脈絡，嫩芽；我以偃苗助長的心情，巴不得它長得快，長得茂綠。下雨的時候，我愛它淅瀝的聲音，婆娑的擺舞。

忽然有一種自私的念頭觸動了我。我從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兩枝漿液豐富的柔條牽進我的屋子裏來，教它伸長到我的書案上，讓綠色和我更接近，更親密。我拿綠色來裝飾我這簡陋的房間。裝飾我過於抑鬱的心情，我要借綠色來掩遮不永的愛和幸福，我要借綠色來比喻我美麗的童年。我因住這綠色如同幽囚一隻小鳥，要它爲我作無聲的歌唱。

綠的枝條懸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舊伸長，依舊攀緣，依舊舒放，並且比在外邊長得更快。我好像發現了一種『生的歡

喜』，超過了任何種的喜悅。從前我有個時候，住在鄉間的一所草屋裏，地面是新舖的泥土，未除淨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綠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長，我不忍加以剪除。後來一個友人一邊說一邊笑，替我拔去這些野草，我心裏還以爲可惜似的。

可是在每天早晨，我起來觀看這被幽囚的『綠友』時，它的尖端總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於一枝細葉一莖捲鬚，都朝原來的方向。植物是多固執啊！它不了解我對它的愛撫，我對它的善意。我爲了這永遠向着陽光生長的植物不快，因爲它損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繫住它，仍舊讓柔弱的枝葉垂在我的案前。

它漸漸失去了青蒼的顏色，變成柔綠，變成嫩黃。枝條變成細瘦，變成嬌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漸漸不能原諒我自己的過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鎖到暗黑的室內，我漸漸爲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但我仍舊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長了。

我原是來北平暫住，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計算着我的歸期，計算這『綠囚』出牢的日子。在我離開的時候，便是

它恢復自由的時候。

蘆溝橋事件發生了。擔心我的朋友電催我趕速南歸。我不得不變更我的計劃，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連於烽烟四逼中的舊都，火車已經斷了數天，我每日須得留心開車的消息。終於在一天早晨候到了。臨行時我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於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黃的枝葉放在原來的位置上，向它致誠意的祝福，願它繁茂蒼綠。離開北平一年了。我懷念着我的圓窗和綠友。有一天，得重和它們見面的時候，會和我面生麼？

（自第二八頁移來）

着驚魂不定的心，向桂福和阿祥看了看，大家還都是很好的，他便深深的透了一口氣。

朔風狂吹着，河邊的枯草，也在瑟瑟哀鳴，東方的天空一角，已經透出一絲迷朦的白色，可是他們的船，還沒有搖出橫溪。

『到渡口該是要大白天了！』阿祥感慨的說。

但誰也沒有回答他的話，大家心裏計算着這一船貨物的命運，和往後往來這路的平安。不幸得很，往後，往來太湖邊的阿祥及伙伴們到渡口時常是紅日高掛的白天了。

# 譯作

## 兩種神色

(TWO LOOKS)  
(原文見英文版)

高爾斯華綏  
(Galsworthy)

英戈譯

作者小傳：高爾斯華綏（一八六七——一九三三）英國大小說

家及大戲劇家。生於英國東南部塞雷州。他曾寫過許多小說和劇本，並曾因此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本篇小說採自他的短篇小說集(CARAVAN)。

那杉木公墓底老經理緩緩地由他自己底屋裏漫步過去，看那邊是不是一切都已佈置就緒。

他曾經看見過許多時常和他點頭的，以及許多和他素不相識的人們，葬到他所管理的地下。對他，這是日常的事。但是今天的喪事——雖不過在無數的故事裏又添了一個——使他猛感到光陰的易逝。

因為自從他最要好的朋友高登——一個妬世的，風流的醫生——亡故後，已有

二十年了。大家都曾相信他是聰明的，都會談到他那誘人的魔力。但是現在他們是在埋葬他底兒子了！

二十年來他不曾看見過那婦婦，因為她在喪事後立刻離開了本城；然而他現在依舊記得她很清楚——一個很長，黝黑的女人，具着晶瑩的棕色眼睛，比她丈夫年輕得多，他們結婚祇有一年他就死了。

他還記得在昔年的喪事裏，她那苗條的身軀立在墓旁，她那種神色會使他百思不得

其解——一種神色——一種很奇特的神色。

他甚至現在還想到它，當他沿着小徑走到他老友墓前去的時候——那墓是那公墓裏最漂亮的，踞在頂點，俯瞰着那白粉刷成的斜坡和坡那邊的河流。他步入那公墓的小花園裏，春天的花正在爭放着；四週的欄杆還祇新近漆好；同時那墓門旁還堆着許多花圈，等候那新來者。一切都已佈置妥當了。

那老經理用鑰匙開了墓穴。從厚玻璃底板看進去，下面放着那父親底亮晶晶的棺材。在較下的一排裏將放他兒子的了！緊靠着他後面，發出一種溫柔的語音說：

『先生，你能告訴我嗎，他們替我那老醫生的坟墓在幹些什麼呢？』

那老經理回轉身去，看見他前面站着一個已過中年的女人。他不認識她，但她

底面部是很愉快的，兩頰好像已謝的玫瑰花瓣，在深色的帽下露出銀色的頭髮。

「夫人，今天下午這裏有喪事呢。」

「哦！莫非就是他夫人的麼？」

「夫人，他兒子的。祇有二十歲的青年。」

「他兒子的！你說在什麼時候呢？」

「兩點鐘。」

「謝謝你；你真和氣。」

他掀起帽子看着她走開去。見着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使他很覺煩惱。

一切事情都很順利地辦完；但是在當晚和他的朋友——也是一個醫生——一同聚餐的時候，那老經理問：

「你今天下午會看見一個灰髮的女人在附近徘徊着麼？」

那醫生——高個子，黃鬍子，——把他客人的椅子拖近爐旁。

「我看見的，」他回答。

「你會注意到她的神色麼？一種很奇怪的表情——一種——我叫它什麼呢？真奇怪！她是誰？今天早晨我曾在墓旁看見過她。」

那醫生祇搖搖頭。

「我想不很奇怪。」

「說！這是什麼話？」

那醫生躊躇着一會兒。於是，拿起酒瓶替他老友斟了一杯，回答說：

「好吧，老兄，你是高登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要聽，我可告訴你關於他死的事情。那時你剛巧不在這兒，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准不會把這事洩漏出去的，你說好啦，」那老經理說。

「高登」，那醫生慢慢地說，「是在一個禮拜三的三點左右死的，我在兩點方被招去看他。我看他那時已是奄奄一息了，但還不時清醒轉來。這病是——但是你是已知底細的，我也不必多說了。他的夫人是在房內；在床上，他的腳邊躺着他的愛犬——一隻硬，你或者還記得他有一種佳種。我到達不滿十分鐘，一個女傭進來和她女主人不知密談些什麼。高登夫人怒冲冲地回答說：「見他？下去和她說教她識相些，別現在這般時候來瞎攪！」那女傭走了，但不久又回來。那女人能見高登夫人一會兒麼？高登夫人回答說她不能離開她丈夫。那女傭似乎很懼怕，她又走開，但第三次又來了。那女人會說她必須見高登醫生，這是生死關頭的事！「死——真

的！」高登夫人嚷着。「不要臉！下去和她說，不再立刻走我要喊警察了！」

「那可憐的女僕向着我瞧瞧。我自告奮勇，親自下樓去見那來客。我在餐室裏見到她，而且立刻知道她是什麼人。且別提她名字，她是離此不滿百里一個州族（註一）裏的人。那時她是個很美麗的女人；但那天她是愁眉蹙額的。」

「請你告訴我，醫生，」她說，「還有希望麼？」

「我不得不告訴她沒有希望。」

「那末，我必須見他，」她說。

「我請她再考慮考慮她的請求。但她拿出一只印戒來給我看。真像高登——是嗎——那種拜崙主義！（註二）」

「一小時前他差人送給我這東西，」她說。「我們曾說妥，如果他把這東西送給我，我必須來。如果現在光是我自己，我可以忍受——一個女人能忍受任何事情；但他死的時候將以為我不願來，以為我漠不關心——其實我現在為他犧牲性命都願意！」

「真的，一個將死的人的要求是神聖的。我回說她應該去見他。我教她跟着上樓，在他臥室外候着。我答應如果他清醒

的話立刻告訴她。我在事前事後從沒有受過像她給我那樣的感謝。

『我回到臥室裏。他依舊昏迷不醒，同時那狗也在嗚嗚地哀鳴着。在間壁房裏，一個孩子在哭着——正是那今天葬下去的青年。高登夫人依然在床旁立着。』

『你有打發她走麼？』

『我祇有回答她說高登真的要見她。』

聽了這話她大聲地說：

『我不要她在這兒，賤貨！』

『我求她稍自抑制一些，別忘她丈夫是個將死的人。』

『但是我是他的妻子』，她說着溜到外面去了。』

那醫生停一會兒，朝着爐子看，聳聳雙肩，又接着說：『我當然將壓下她的怒火，祇要可能的話！一個將死的人比不得活人，用不着爲他爭個你死我活的。况且甚至對我們醫生，忍痛苦也是椿神聖的事。我那時可以聽到外面的語聲。她們說些什麼我可不知道。但是那邊躺着高登——那白臉黑髮的高登——更快死了——他老是個漂亮個兒！於是，我又看他清醒轉來！外面的女人們又吵起來了——起先那妻子，很尖利而諷刺，然後那另一個女人，

噤聲而木訥。我看見高登舉手向門指着。我出去和那女人說：『高登醫生要看你；請稍自抑制些。』

『我們回到房裏。那妻子跟着進來。但是高登又失知覺了。她倆坐下，掩着面部。我現在可以看見她們倆了——各據床的一邊，用手遮着眼睛，都以爲他是她所有的，但是又都因對方在場的緣故，一切都弄糟；各人都蘊蓄着破碎的愛。噯，那時她們倆是多痛苦哦。而且那孩子仍不停地哭着——她們兩人中一人的兒子，但又也許已可成爲對方的。』

那醫生停住不說了。同時那老經理把長着白鬍子紅潤的臉轉向着他，呈着茫然的樣子。

『我還記得剛在那時候』，那醫生立刻接着說，『那鄰近的猶達教堂在婚禮完畢後鐘聲開始響了。那聲音驚醒了高登。他光是呆看一個女人，然後另一個，泛現出一種奇怪，可憐的微笑，足夠使你心碎的。然後她們倆又向他看。那妻子的面部——可憐的東西！——真和切成的石頭一樣硬，但她坐在那兒連手指都不動。至於另一個女人，我不忍去看她。高登向我點首，但被鐘聲掩沒聽不到他的話。一分

鐘後他就死去。

『人生真是奇妙的事！你早晨醒來在梯子上站得很穩——一碰就失足下去！你像風前殘燭一般，一來就熄滅了。如果當你熄滅的時候，祇有一個女人跟着你熄滅，那是很幸運的事。』

『兩個女人誰都沒有哭。那妻子依然坐在床沿上。我把其他一個打發到她街頭的馬車裏去。所以她今天在那邊！我想那就是你所看見那種神色的緣故。』

那醫生停止了；那老經理在寂靜中頷首稱是！那就是他所曾看見那不認識的女人，那種神祕，無從捉摸，奇怪的神色的緣故。那就是他在二十年前喪事裏所看見那妻子臉上那種神色的緣故！

睜着眼，似乎尚未滿足地，他說：『她們看起來——她們看起來——幾乎很得意的樣子！』

於是，慢慢地他把兩手靠在膝上互相摸擦着，活現出老年人不知不覺地喜暖的樣子。

(註一) 世代住於同州並擁有相當地產的家族。

(註二) 拜崙主義即妬世，不喜與人交際，但又尙風流多情的主義。

長篇  
連載

# 卅年虛度

(OF HUMAN BONDAGE)  
原文見英文版

莫幹 原著 白蘆譯  
W. S. Maugham

譯者的話：

譯者謹以十二萬分的熱忱和誠意，把這罕有的偉大作品，介紹給一般青年讀者。凡是稍微在研究文藝的人，大概都知道莫幹是個現代大作家，但不知道他底成名是完全基於本書的。『卅年虛度』是莫幹底自傳小說，內容敘述一個帶有殘疾的青年三十年來所受殘酷社會奚落的經過——從孩提時，求學時，戀愛時，以迄於進入社會時——無時不受到一個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打擊。但是他有他底見解，他有他底哲學，到後來他終得成功。我們亟應指出的是：本書不是一部名人自傳，在名人自傳裏我們常能看到作者底自我宣傳，以及造成他所謂名底一切要素一切機遇。這種種在本書內是找不到的。本書作者所經歷的，是我們每個人所經歷得到的，作者所成功的，也是我們每個人所能成功的。然而不同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曾有過的——也可以說我們每個人所免不了的——一絲一縷的齷齪，卑鄙的思念，平常我們遮蔽諱飾唯恐不遇的下流行為——有時我們連自己都不願追想的一切——却都給莫幹先生大胆地舉發出來了。他替自己——也可以說替我們——坦白地承認已經做過的事情，正當的或不正當的。所以我們看他底自傳也可以說看我們底自傳。我們可藉這部書檢討我們底過去和警惕我們底未來。有一位朋友看完了這部書曾告訴我：『看完了這本書好標多做了三十年人！』是的麼？請讀者們自己判斷好了。

譯者

作者小傳：莫幹，英國戲劇家和小說家，一八七四年生於巴黎，先習醫，後又棄醫而從事寫作。『卅年虛度』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他曾加入歐戰，也曾來過中國，ON THE CHINESE SCREEN 是我們差不多都知道的作品。他最近的小說是 THEATRE (戲院)。

(一)

到那孩子的床邊。

天破曉了，很昏暗而陰沈，愁雲低罩

『醒來吧，菲列浦！』她喊着。

着；天空中充滿寒濕的空氣，預示着要降雪的樣子。一個女傭人走進一間房裏，那裏一個孩子睡着；她拉開了窗簾，漠然地凝視着對面附有柱廊的灰泥房子，然後走

來。他依舊是半睡半醒着。『你媽叫你呢。』她說。

她開了樓下的房門，將孩子抱到一個

女人的床邊。那女人就是他的母親。她伸出了雙臂，緊抱着他。他不曾問他爲甚麼被喚醒的。那女人吻他的眼睛，同時用她瘦小的手伸入他白色法蘭絨的睡衣裏，撫摩着他溫暖的身體。她把他抱得緊一些。

『你還沒有睡醒嗎，寶寶？』她說。

她的聲音很低弱，好像已是從老遠的地方傳來的了。那孩子沒有回答，他微笑着，覺得很舒服。他在這龐大而溫暖的床上，並且有溫柔的手臂圍着他，感到非常快活。他盡力地縮小他身體，直至緊緊地偎依着他母親，並且睡眼惺忪地吻了她一次。不多時他又閉着眼熟睡了。醫生走上來立在床邊。

『哦，現在不要將他抱開，』她呻吟地說。

那醫生祇嚴肅地望着她，一句話也不說。她知道那孩子不能再被久留了，所以又吻着他；她用手摸着他週身，直摸到他腳上。她握住他的右腳，撫摩着五只小腳

趾；然後她又轉手摸他左腳。她嗚咽着。

『怎麼啦？』那醫生說。『你疲倦了。』

她搖搖頭，說不出話來，淚珠從他的兩頰滾了下來。醫生俯身下去。

『讓我抱他吧。』

她無力去拒絕他，祇能讓孩子給他抱了去。醫生將孩子交給了他的保姆。

『你最好把他放在他自己的床上。』

『好的，先生。』

那依舊熟睡着的孩子，現在被抱開了。他的母親很傷心地啜泣着。

『將來不知會遭到什麼命運，可憐的孩子？』

那接產的看護竭力安慰她，不久那哭泣因疲乏而停止了。醫生走到房間的另一邊的枱子旁。那枱上放着一塊毛巾，毛巾下面躺着一個死胎兒。他舉起毛巾細看。他雖然被一層帳幕遮住着，但那女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是個男孩還是女孩？』她低語着問那看護。

『又是個男孩。』

那女人沒有回答。不久那孩子的保姆回來，走近床邊。

『菲列浦少爺沒有醒來過，』她說。

停一會，那醫生按他病人的脈息。

『我想現在我沒有什麼事做了，』他說。『我等早餐後再來。』

『我領你出去，先生，』那孩子的保姆說。

他們靜悄悄地下了樓。走到廳堂，那醫生停步了。

『你有沒有差人去請過克雷夫人的大伯呢？』

『我已去請過了，先生，』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到這裏？』

『我不知道，先生，我正在盼望着他的電報呢。』

『那末，那孩子怎樣辦呢？我以為最好把他領到別處去。』

『慧金小姐願把他領了去，先生。』

『她是誰？』

『他是他的教母，先生。你想克雷夫人的病會好嗎？』

那醫生搖搖頭。

### (二)

放着三只墊子；每只靠手椅上也放着一個。他拿了這許多墊子，又用許多輕而易於移動的大餐椅築成了一個很精緻的洞穴。在它裏面他躲避着那隱伏在窗簾後的紅印地安人。他把耳朵緊貼着地板，聽那草原上跑過成羣的水牛。忽然地，他聽見門開了。他屏住呼吸，以免被人發見。但是他發覺有一隻手猛力地拉開了一只椅子，椅子上的墊子都翻了下來。

『你這頑皮的孩子！慧金小姐要來罵你哩！』

『噲，阿媽！』他喊着。

那保姆彎下身子吻他一下，然後拍着那墊子，再把牠們放在原處。

『我可以回家去了嗎？』他問。

『是的，我是來領你去的。』

『你現在穿上一件新衣服了。』

這是在一八八五年，她穿了撐裙，她的長衣是黑絨的，袖子很小，肩部微傾。那裙有三大幅的縐褶。她戴帶着一頂附有絲絨帶的無邊黑帽。她躊躇着。因為她預料那孩子要問的話，他沒有問。所以她所預備好的答語無從說起了。

最後她說：『你是不是要問你媽的病怎麼樣了呢？』

『喔，我忘記了。媽媽怎麼樣了？』  
現在她的答語已經預備好了。

『你的媽媽是很好，很快活。』

『呵，我很快樂。』

『你的媽媽已經離開了。你永遠不能再見她了。』

菲列浦不懂她的意思。

『爲什麼不能再見她呢？』

『你的媽媽已經上天去了。』

她開始哭了。菲列浦雖然不能十分明白她的意思，也跟着哭了。阿媽是個身材很高，骨格很大的女人。她有美麗的頭髮和粗枝大葉的五官。她是從但文洲來的。雖然她在倫敦已工作許多年，她終不能除去粗俗的語音。她的眼淚增加了她的悲感。她將孩子緊抱在她的懷裏。她有些憫憐那孩子，因爲他竟被褫奪了世界上唯一無私的愛。她以爲那孩子竟將被交給一個他素不相識的人，那確是最難堪的事。但不久她又勉自抑制，恢復原狀了。

『你的伯父威廉正在等着要見你呢，』她說。『快去對慧金小姐那裏向她道別。我們可以回家去。』

『我不願向她道別，』他回答着，不期而然地亟欲隱藏他的眼淚。

『好的，快到樓上去把你的帽子拿來。』

他拿了帽。當他走下來的時候，阿媽已在廳堂裏等着他。他聽見在餐室後面書房裏發出的說話聲。他停了步。他知道慧金小姐姊妹倆正在和她們的朋友談着。——他那時祇有九歲——他覺得以爲假使他進去，她們一定會替他可憐的。

『我想進去對慧金小姐說一聲再會。』

『我想這樣最好，』阿媽說。

『進去對她們說，我要來了，』他說。

他想充份地把這機會利用一下。阿媽敲門進去，他聽見她說：

『小姐，菲列浦少爺要來向你道別。』

忽然談話停止了，菲列浦跛行着進去。汗里得慧金小姐是個強健的女人，臉很紅，頭髮曾染過色。在那時候染髮很容易受人批評。菲列浦關於他教母的染髮，曾在家裏聽到過不少的議論。她是一個姊姊同住着的。她姊姊年老家居，很幽遊自得。還有兩個女客菲列浦不認識。她們倆很奇怪地看着他。

『可憐的孩子，』慧金小姐說，同時張開了她的雙臂。

她開始哭了。菲列浦現在方知道爲她

什麼不會進來一起吃飯，爲什麼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她現在悲咽着不能說話。

『我得回家裏去啦，』最後菲列浦說。他擺脫了慧金小姐的手臂。她再吻着他，然後他到她姊姊那裏也向她道別。那兩位女客中的一個問他是否能答應她接一個吻，他很壯嚴地允許她。雖然在哭着，他深因別人這樣被感動而覺快活。他本以爲多站一會兒或許她們更會看重他，但覺得她們在要他走，所以他說阿媽在等着他，他走了出來。不料阿媽已到樓下地窖子裏去和朋友說話，所以他在樓梯頭等着她，他聽到汗里得慧金小姐的聲音。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以爲她是已死去了。』

『你不應該去送殯的，汗里得，』她的姊姊說：『我知道這會使你難受的。』

接着，那生客中的一位說：

『可憐的孩子！他現在在世界上已是孤苦伶仃的了！想起來真使人難過！我剛才看見他走路有些跛足似的。』

『是的，他的一只脚是跛的，這會使他母親很抱遺憾。』

阿媽回來了。他們僱好了一輛馬車。她將要去的地方告訴那馬車夫。（待續）

## 再版小言

再也不想不到，我們這本小小刊物出版不滿一星期，竟會受讀者這樣愛護，迫使我們不得不再版。這給予我們的鼓勵，遠超過我們文字所能表白的。我們除益自奮勉外，現在不預備多說廢話。

本刊初版，因時間匆促，校對未盡職責，致有許多誤植的地方不曾改正，現在再版都已儘量更正了。

本刊第二期將以更整齊的陣容出現，請讀者拭目以待。

——編者。一月五日

## 親愛的讀者！

### 你看完本刊後感想怎樣？

你以為我們有缺點麼？——是的，我們也不諱言我們有許多缺點。我們需要改進——尤其熱切地希望你幫着來改進。

如果你對本刊認為尙稱滿意的話，那末請你毫不猶疑地立刻向本社直接訂閱，現在特價是：全年一元一角，半年六角（本月底截止），比另買便宜得多呢！

## 編後記

有人說孤島的刊物幾如雨後春筍——實已太多了。單就文藝說，已不下六七種，現時的寄遞又不便，僅以三百萬市民為對象，前途終是「吉少凶多」。是的，為生意眼着想，朋友的話是值得我們衷心言謝的。可是人們作事的動機，在生意眼之外還有正義，和服務這一類的東西。純正的動機便在這些上面產生了。

有許多人對於本刊命名的意義，不很明瞭，我們特在這裏附帶說明一下：「綠洲」是沙漠中的一塊膏腴地，就是英文的 OASIS。我們當然不敢自詡為綠洲，不過希望成為許多綠洲中的一塊而已。

把中英文的文藝聯合在一個刊物裏，看來雖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但其實並不足奇的。英文是我們國內最普遍的外國語言，單就孤島一埠說，懂英文的不下三十萬人，能寫英文的也有數千人之多。但是最可惜的是懂的人不求甚解，寫的人對英文本身顧忌太多，恐怕一來鬧笑話，有損他們的身價和令譽。於是，畸形發展的結果，英文成為國語裏的點綴品，它的領域竟撇開正路擴充到舞場酒吧裏去。所以這次抗戰中，除少數熱情的外國作家替我們在國際文壇上宣傳宣傳外，幾乎看不到我們自己的作品，這是我們學英文的人應認為奇恥大辱的。我們添闢英文文藝欄，一方面為鼓勵不能寫英文的人，另一方面讓已能寫英文的人作練習的園地，以製造我們自己的英文作家。

本期因為出刊期迫，對於來稿沒有加以有系統的整理，而且有許多好的作品因地位及時間關係無從插入，亟應向讀者和作者們道歉的；至於英文版方面，因為編者人手不多，內容及編制方面更不免有許多疏漏的地方。我們熱切地希望讀者方面能給予最大的援助和指正。

本期成績離我們的理想實在太遠，以後希望能逐漸改進。我們極願採納讀者們對於改革的意見。關於這點我們擬另闢專欄刊登。又本期有幾篇學生創作因地位關係，不能刊入，准於下期添闢學生創作欄一同刊登，同時並希望同學們源源賜稿。

編者——

“Go and say good-bye to Miss Watkin, and we’ll go home.”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he answered, instinctively anxious to hide his tears.

“Very well, run upstairs and get your hat.”

He fetched it, and when he came down Emma was waiting for him in the hall. He heard the sound of voices in the study behind the dining-room. He paused. He knew that Miss Watkin and her sister were talking to friends, and it seemed to him—he was nine years old—that if he went in they would be sorry for him.

“I think I’ll go and say good-bye to Miss Watkin.”

“I think you’d better,” said Emma.

“Go in and tell them I’m coming,” he said.

He wished to make the most of his opportunity.\* Emma knocked at the door and walked in. He heard her speak.

“Master Philip wants to say good-bye to you, miss.”

There was a sudden hush\*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Philip limped\* in. Henrietta Watkin was a stout woman, with a red face and dyed\* hair. In those days to dye the hair excited comment, and Philip had heard much gossip\* at home when his godmother’s changed colour. She lived with an elder sister, who had resigned herself contentedly to old age.\* Two ladies, whom Philip did not know, were calling, and they looked at him curiously.

“My poor child,” said Miss Watkin, opening her arms.

She began to cry. Philip understood now why she had not been in to luncheon and why she wore a black dress. She could not speak.

“I’ve got to go home,” said Philip, at last.

He disengaged\* himself from Miss Watkin’s arms, and she kissed him again. Then he went to her sister and bade her good-bye too. One of the strange ladies asked if she might kiss him, and he gravely gave her permission. Though crying, he keenly enjoyed the sensation he was causing;\* he would have been glad to stay a little longer to be made much of,\* but felt they expected him to go, so he said that Emma was waiting for him. He went out of the room. Emma had gone downstairs to speak with a friend in the basement,\* and he waited for her on the landing.\* He heard Henrietta Watkin’s voice.

“His mother was my greatest friend. I can’t bear to think that she’s dead.”

“You oughtn’t to have gone to the funeral, Henrietta,” said her sister. “I knew it would upset\* you.”

Then one of the strangers spoke.

“Poor little boy, it’s dreadful to think of him quite alone in the world. I see he limps.”

“Yes, he’s got a club-foot.\* It was such a grief to his mother.”

Then Emma came back. They called a hansom,\* and she told the driver where to go. (*To be continued.*)

make the most of his opportunity 充份利用他的機會。hush 靜止。limped 跛行。dyed 染過色的。gossip 人言嘖嘖。resigned...to old age, 年老家居, 幽遊自得 (resign oneself 即是“樂天知命”的意思)。disengaged 擺脫。To cause a sensation, 使人感動, 使人關切。To be made much of 受稱頌, 被重視。basement 地窖子。landing 兩級樓梯中間之休息處。upset 使沮喪。club-foot, 畸形脚, 跛足。hansom 兩輪馬車。

## — II —

IT was a week later. Philip was sitting on the floor in the drawing-room\* at Miss Watkin's house in Onslow Gardens.\* He was an only child\* and used to amusing himself. The room was filled with massive\* furniture, and on each of the sofas were three big cushions.\* There was a cushion too in each arm-chair. All these he had taken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gilt rout chairs,\* light and easy to move, had made an elaborate\* cave in which he could hide himself from the Red Indians\* who were lurking\* behind the curtains. He put his ear to the floor and listened to the herd of buffaloes\* that raced across the prairie.\* Presently, hearing the door open, he held his breath\* so that he might not be discovered; but a violent hand pulled away a chair and the cushions fell down.

"You naughty boy, Miss Watkin will be cross with you."

"Hulloa,\* Emma!" he said.

The nurse bent down and kissed him, then began to shake out\* the cushions, and put them back in their places.

"Am I to come home?" he asked.

"Yes, I've come to fetch you."

"You've got a new dress on."

It was in eighteen-eighty-five, and she wore a bustle.\* Her gown was of black velvet,\* with tight sleeves and sloping shoulders, and the skirt has three

large flounces.\* She wore a black bonnet\* with velvet strings. She hesitated. The question she had expected did not come, and so she could not give the answer she had prepared.

"Aren't you going to ask how your mamma is?" she said at length.

"Oh, I forgot. How is mamma?"

Now she was ready.

"Your mamma is quite well and happy."

"Oh, I am glad."

"Your mamma's gone away. You won't ever see her any more."

Philip did not know what she meant.

"Why not?"

"Your mamma's in heaven."

She began to cry, and Philip, though he did not quite understand, cried too. Emma was a tall, big-boned woman, with fair hair and large features. She come from Devonshire\* and, notwithstanding her many years of service in London, had never lost the breadth of her accent. Her tears increased her emotion, and she pressed the little boy to her heart. She felt vaguely the pity of that child deprived of\* the only love in the world that is quite unselfish. It seemed dreadful that he must be handed over to strangers. But in a little while she pulled herself together.\*

"Your Uncle William is waiting in to see you," she said.

drawing-room 會客室。 Onslow, Gardens 一種地名。 only child 獨生子。 massive 龐大而堅實的。 cushions 墊子。 gilt rout chairs 鍍金色的大宴會用的椅子。 elaborate 精緻的。 Red Indians 紅印第安人(其實那時會客室裏一個人也沒有,這是 Philip 的假想)。 lurking 隱伏。 herd of buffaloes 一大羣水牛(也是假想)。 prairie (prā'ri) 大草原。 held the breath 停止呼吸。 Hulloa (hū-lō')。 shake out 拍之使成原狀。 bustle (bus'-l) 後面有撐墊的裙。 velvet 絲絨。 flounces 縐褶。 bonnet 無邊帽。 Devonshire (dev'ūn-shir) 德文州, 在英國西南部。 deprived of 被剝奪。 pulled herself together. 勉自抑制, 恢復原狀。

Her voice was so weak that it seemed to come already from a great distance. The child did not answer, but smiled comfortably. He was very happy in the large, warm bed, with those soft arms about him. He tried to make himself smaller still as he cuddled up\* against his mother, and he kissed her sleepily. In a moment he closed his eyes and was fast asleep. The doctor came forward and stood by the bedside.

“Oh, don’t take him away yet,” she moaned.\*

The doctor, without answering, looked at her gravely. Knowing she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keep the child much longer, the woman kissed him again; and she passed her hand down his body till she came to his feet; she held the right foot in her hand and felt the five small toes; and then slow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left one. She gave a sob.

“What’s the matter?” said the doctor. “You’re tired.”

She shook her head, unable to speak, and the tears rolled down her cheeks. The doctor bent down.

“Let me take him.”

She was too weak to resist his wish, and she gave the child up. The doctor handed him back to his nurse.

“You’d\* better put him back in his own bed.”

“Very well, sir.”

The little boy, still sleeping, was taken away. His mother sobbed now broken-heartedly.

“What will happen to him, poor child?”

The monthly nurse\* tried to quiet her, and presently, from exhaustion, the crying ceased. The doctor walked to a tab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upon which, under a towel, lay the body of a still born\* child. He lifted the towel and looked. He was hidden from the bed by a screen,\* but the woman guessed what he was doing.

“Was it a girl or a boy?” she whispered to the nurse.

“Another boy.”

The woman did not answer. In a moment the child’s nurse\* came back. She approached the bed.

“Master Philip never woke up.” she said.

There was a pause. Then the doctor felt his patient’s pulse\* once more.

“I don’t think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just now,” he said. “I’ll call again after breakfast.”

“I’ll show you out,\* sir,” said the child’s nurse.

They walked downstairs in silence. In the hall the doctor stopped.

“You’ve sent for Mrs. Carey’s brother-in-law,\* haven’t you?”

“Yes, sir.”

“D’you know at what time he’ll be here?”

“No, sir, I’m expecting a telegram.”

“What about the little boy? I should think he’d be better out of the way.”\*

“Miss Watkin said she’d take him, sir.”

“Who’s she?”

“She’s his godmother,\* sir. D’you think Mrs. Carey will get over it,\* sir?”

The doctor shook his head.

cuddled up 捲縮。moaned 呻吟着。You’d=You had。monthly nurse 產後一月內僱用之看護。still-born 產下來就死掉的。screen 帳幕。nurse 保姆。felt pulse 診脈。show you out 領你出去。brother-in-law 夫兄。out of the way 使避開。godmother 教母，受洗禮時的保證人。get over it 克服病魔，痊癒。

A Novel

# Of Human Bondage<sup>\*</sup>

(譯文見譯作欄“卅年虛度”)

By W. S.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 ) British dramatist and novelist. Born in Paris, January 25, 1874, he qualified as a doctor, but soon abandoned practice\* for literature, achieving a great success in 1915 with his novel "Of Human Bondage", which is now being re-printed in this Monthly. The story is that of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Philip Carey's life. Through Philip's eyes one sees an English school, a German university, a colony of artistic failures in Paris, a London hospital; and one suffers with the sensitive boy of the bitter realization of his physical handicap.\* And through Philip's vivid and very real experience Maugham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life has a meaning and pattern as rich though as unsymmetrical\* as those formed by the colors of an Oriental rug.

Maugham's medical training gave him a deep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and in his numerous succeeding stories he was a clever and cynical depicter\* of character. His books include Mrs. Craddock, Liza of Lambeth, The Moon and Sixpence, The Painted Veil, 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 The Narrow Corner, On the Chinese Screen, and Ah King. As a dramatist he proved equally successful, his immensely popular plays being for the most part cynical exposures\* of modern conventions. They include A Man of Honour, Mrs. Dot, Loaves and Fishes, The Land of Promise, The Circle East of Suez, Our Better, etc. His latest work is "Theatre," a novel.

## — I —

THE day broke gray and dull. The clouds hung heavily, and there was a rawness\* in the air that suggested snow. A woman servant came into a room in which a child was sleeping and drew the curtains. She glanced mechanically\* at the house opposite, a stucco\* house with a portico,\* and went to the child's bed.

"Wake up, Philip," she said.

She pulled down the bed-clothes,\* took him in her arms, and carried him downstairs. He was only half awake.

"Your mother wants you," she said.

She opened the door of a room on the floor below and took the child over to a bed in which a woman was lying. It was his mother. She stretched out her arms, and the child nestled\* by her side. He did not ask why he had been awakened. The woman kissed his eyes, and with thin, small hand felt the warm body through his white flannel night-gown.\* She pressed him closer to herself.

"Are you sleepy, darling?" she said.

Bondage 的英文意義是: Subjection to constraint, influence, Obligation, & c (Concise Oxford) 我們可解作爲“受拘束, 受壓迫, 受支配”。 Practice 醫生之懸壺應診。 physical handicap 殘疾。 Unsymmetrical (Un'-sī-met'ri-kāl) 不均勻的。 cynical depicter 諷世的描寫者。 exposures 揭露。 rawness 潮溼而寒冷。 mechanically 無意識地。 stucco 塗牆頭用以作飾品的灰泥。 portico 柱廊。 bed-clothes 被。 nestled 偎依。 flannel nightgown 法藍絨睡衣。

them now, one on each side of the bed, their eyes covered with their hands, each with her claim on him,\* all murdered\* by the other's presence; each with her torn love. H'm! What they must have suffered, then! And all the time the child crying—the child of one of them that might have been the other's!"

The doctor was silent, and the old director turned towards him his white-bearded, ruddy\* face, with a look as if he were groping\* in the dark.

"Just then, I remember," the doctor went on suddenly, "the bells of St. Jude's close by began to peal\* out for the finish of a wedding. That brought Godwin back to life. He just looked from one woman to the other with a queer, miserable sort of smile, enough to make your heart break. And they both looked at him. The face of the wife—poor thing!—was as bitter hard as a cut stone, but she sat there, without even stirring a finger. As for the other woman—I couldn't look at her. Godwin beckoned\* to me; but I couldn't catch\*

his words, the bells drowned\* them. A minute later he was dead.

"Life's a funny thing! You wake in the morning with your foot firm on the ladder—one touch, and down you go! You snuff out\* like a candle. And It's lucky when your flame goes out if only one woman's flame goes out too.

"Neither of those women cried. The wife stayed there by the bed. I got the other one away to her carriage, down the street. And so she was there to-day! That explains, I think, the look you saw."

The doctor ceased; and in silence the old director nodded Yes! That explained the look he had seen on the face of that unknown woman, the deep, unseizable, weird\* look. That explained the look he had seen on the wife's face at the funeral twenty years ago!

And peering wistfully,\* he said:

"They looked—they looked—almost triumphant!"

Then, slowly, he rubbed his hands over his knees, with the secret craving\* of the old for warmth.

claim on him 有權處置他。 murdered 弄糟。 ruddy 紅潤的。 groping 摸索。  
 peal 發聲。 beckoned 點首示意。 catch 聽到。 drowned 掩沒。 snuff out 死(俚語)。  
 weird(wērd) 奇怪的(俗語)。 wistfully 尚未滿足地。 craving 希望。

## BACK AGAIN!

(Continued from page 5)

then, he thought, he would stalk up behind her and steal a kiss from her rosy cheeks—a kiss, a sweet kiss! How surprised,—nay, how happy—she would be! And then the child! The four-year old child. He would probably by now sit on the green stool in the doorway and play with the cat—a little tiger of a cat! "He would run up," he thought, "and would call me what?—papa!—yes—papa! Haha! I made him call me so. It would sound better than 'dada.' I have told her so.

Haha! What a funny thing!" He smiled indulgently. "I don't believe I am already the father of a four-year old child. Someone told me that I was still a school boy. A school boy! What a funny thing!" And then, as if struck by a sudden thought, he added: "Oh, I've forgotten—forgotten to buy him a toy. He asked for it several times last year. I must get it for him to-morrow—yes, to-morrow would be all right!" (To be continued.)

‘Shameful! Go down and tell her, if she doesn’t go immediately I will send for the police!’ ”

“The poor maid looked at me. I offered to go down and see the visitor myself. I found her in the dining-room, and knew her at once. Never mind her name, but she belongs to a county family\* not a hundred miles from here. A beautiful woman she was then; but her face that day was quite distorted.\*

“‘For God’s sake, doctor,’ she said, ‘is there any hope?’ ”

“I was obliged to tell her there was none.”

“‘Then I must see him,’ she said.”

“I begged her to consider what she was asking. But she held me out a signet ring.\* Just like Godwin — wasn’t it — that sort of Byronism,\* eh!”

“‘He sent me this,’ she said, ‘an hour ago. It was agreed between us that if ever he sent that, I must come. If it were only myself I could bear it—a woman can bear anything; but he’ll die thinking I wouldn’t come, thinking I didn’t care—and I would give my life for him this minute!’ ”

“Now, a dying man’s request is sacred. I told her she should see him. I made her follow me upstairs and wait outside his room. I promised to let her know if he recovered consciousness. I have never been thanked like that, before or since.”

“I went back into the bedroom. He was still unconscious and the terrier

whining.\* In the next room a child was crying—the very same young man we buried to-day. Mrs. Godwin was still standing by the bed.”

“‘Have you sent her away?’

“I had to say that Godwin really wished to see her. At that she broke out:

“‘I won’t have her here—the wretch’\* ”

“I begged her to control herself,\* and remember that her husband was a dying man.”

“‘But I’m his wife,’ she said, and flew out of the room.”

The doctor paused, staring at the fire. He shrugged his shoulders, and went on: “I’d have stopped her fury, if I could! A dying man is not the same as the live animal, that he must needs be wrangled over.\* And suffering’s sacred, even to us doctors. I could hear their voices outside. Heaven knows what they said to each other. And there lay Godwin, Godwin with his white face and his black hair—deathly still—finelooking fellow he always was! Then I saw that he was coming! The women had begun again outside—first the wife, sharp and scornful; then the other, hushed\* and slow. I saw Godwin lift his finger and point it at the door. I went out and said to the woman, ‘Dr. Godwin wishes to see you; please control yourself.’

“We went back into the room. The wife followed. But Godwin had lost consciousness again. They sat down, those two, and hid their faces. I can see

county family 自祖先迄今一直住在同一州內的家族，並置有相當地產。 distorted 歪曲。 signet ring 印戒。 Byronism 拜倫主義；妬世，不喜與人交際，但又風流的主義。 whining 哀鳴。 wretch 賤坯！。 control herself 勉自抑制。 wrangled over 爲……而爭吵。 hushed 噤不作聲。

of the father; beneath, on the lower tier,\* would rest the coffin of the son.

A gentle voice, close behind him, said:

“Can you tell me, sir, what they are doing to my old doctor’s grave?”

The old director turned and saw before him a lady well past middle age. He did not know her face, but it was pleasant, with faded rose-leaf\* cheeks, and silvered hair under a shady\* hat.

“Madam, there is a funeral here this afternoon.”

“Ah! Can\* it be his wife?”

“Madam, his son; a young man of only twenty.”

“His son! At what time did you say?”

“At two o’clock.”

“Thank you; you are very kind.”

With uplifted hat he watched her walk away. It worried him to see a face he did not know.

All went off beautifully;\* but, dining that same evening with his friend, a certain doctor, the old director asked:

“Did you see a lady with grey hair hovering about\* this afternoon?”

The doctor, a tall man, with a beard still yellow, drew his guest’s chair nearer to the fire.

“I did,” he answered.

“Did you remark her face? A very odd expression—a sort of—what shall I call it? Very odd indeed! Who is she? I saw her at the grave this morning.”

The doctor shook his head.

“Not so very odd, I think.”

“Come!\*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The doctor hesitated. Then, taking the decanter,\* he filled his old friend’s friend’s glass, and answered:

“Well, sir,\* you were Godwin’s greatest chum\*—I will tell you, if you like, the story of his death. You were away at the time, if you remember.”

“It is safe with me,\*” said the old director.

“Septimus Godwin,” began the doctor slowly, “died on a Thursday about three o’clock, and I was only called in to see him at two. I found him far gone,\* but conscious now and then. It was a case\* of—but you know the details, so I needn’t go into that. His wife was in the room, and on the bed at his feet lay his pet dog a terrier;\* you may recollect, perhaps, he had a special breed.\* I hadn’t been there ten minutes, when a maid came in and whispered something to her mistress. Mrs. Godwin answered angrily, ‘See him? Go down and say she ought to know better than to come here at such a time!’ The maid went, but soon came back. Could the lady see Mrs. Godwin for just a moment? Mrs. Godwin answered that she could not leave her husband. The maid looked frightened and went away again. She came back for the third time. The lady had said she must see Dr. Godwin; it wa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Death—indeed!’ exclaimed Mrs. Godwin.

tier (tēr) 行列。rose-leaf 玫瑰花瓣，非玫瑰花葉。shady 深色的。can 用於此處加重疑問口氣。beautifully 順利地，圓滿地。hovering about 徘徊。Come! 鼓勵的口氣。decanter 用以裝濾去沉澱的酒的玻璃瓶，頸部甚細，餐時用。sir 此處帶有開玩笑口吻。chum 朋友。It is safe with me 這事我決不會洩漏的，告訴我沒有關係的。fargone 奄奄一息。case 病。terrier 梗，一種小型的狗，勇敢，善體人意，並善捕鼠及兔。breed 種，類。

A Short Story**TWO LOOKS**

(譯文見譯作欄“兩種神色”)

By John Galsworthy

Galsworthy is perhaps too well-known a name to the literary students of English. He was born on August 4, 1867, at Coombe in Surrey\* of England, and was educated at Oxford. His first works were published under the pseudonym\* of John Sinjohn. These were *From the Four Winds*, *Jocelyn*, *Villa Rubein* and *A Man of Devon*. He attracted little notice, however,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orsyte novels, consisting of *The Man of Property*, *In Chancery*, *To Let*, *The White Monkey*, *The Silver Spoon*, *Swan Song*, *Maid in Waiting*, *Flowering Wildernss*, and the posthumous\* *Over the River*. He was not only a great novelist but also a playwright of world-fame. *The Silver Box*, *Justice* and *The Mob* are generally recognized to be among the best.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32, and died on January 31, 1933. The following story is taken from *Caravan*, published in 1925.

The old director of the “Yew Trees”\* Cemetery\* walked slowly across from his house to see that all was ready.

He had seen pass into the square of earth committed to his charge\* so many to whom he had been in the habit of nodding, so many whose faces even he had not known. To him it was the everyday event; yet this funeral, one more in the countless tale, disturbed him—a sharp reminder of the passage of time.

For twenty years had gone by since the death of Septimus Godwin, the cynical,\* romantic\* doctor who had been his greatest friend; by whose cleverness all had sworn,\* of whose powers of fascination all had gossiped! And now they were burying his son!

He had not seen the widow since, for she had left the town at once; but he recollected her distinctly—a tall, dark

woman with bright brown eyes, much younger than her husband, and only married to him eighteen months before he died. He remembered her slim figure\* standing by the grave at that long-past funeral, and the look on her face which had puzzled him so terribly—a look of—a most peculiar look.

He thought of it even now, walking along the narrow path toward his old friend's grave—the handsomest in the cemetery, commanding\* from the topmost point the whitened slope and river that lay beyond. He came to its little private garden. Spring flowers were blossoming; the railings had been freshly painted; and by the door of the grave wreaths\* awaited the new arrival. All was in order.

The old director opened the mausoleum\* with his key. Below, seen through a thick glass floor, lay the shining coffin

Surrey 在英國東南部。 Pseudonym (Sū'dō-nim) 假名。 Posthumous 作者死後出版的。 Nobel Prize 諾貝爾獎金。 Yew Trees 杉木。 Cemetery 公墓。 Committed to his charge 委他管理。 cynical 妬世的。 romantic 想像派的，和 Practical 相反，但此處亦可解作風流的。 had sworn by 表示信任(俗語)。 Slim figure 纖弱的身材。 commanding 俯瞰。 wreaths 花圈。 mausoleum (mô'sô-lē'ūm) 墓穴。

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 (對牛彈琴); Whited sepulchre. (繡花枕); Let us eat, drink and be merry, for to-morrow we die. (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愁來明天當); David and Jonathan. (管鮑之交);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世外桃源); Put light under bushel. (才美不外見); Reaping where one has not sowed. (不勞而獲); Bury one's talents underground. (埋歿英才); A drop in the bucket. (滄海一粟); Camel passing through the needle's eye. (難如登天); To see a mole in other's eye but forget the beam in his own eye. (責人也重以周，責己也輕以約); Good Samaritan. (急公好義之士); Wolf in sheep clothing. (人面獸心); Chosen people of God. (天之驕子);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盲人騎瞎馬); Sow in tears, reap in joy. (先苦後樂); Making bricks without straw. (無米爲炊);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寄身異國); Judas' kiss. (口蜜心劍); Naboth's vineyard. (祖上遺產); Walking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過難關); Sounding

brass and a tinkling cymbal. (空言無補); A voic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曲高和寡); Jacob's voice in Esau's hand. (魚目混珠); The root of all evil. (禍根); At the eleventh hour. (最後關頭); Years pass like a watch in the night. (韶光易逝); Received angels unaware. (有眼不識泰山); Apples of gold in picture of silver. (錦上添花); Better is a neighbour that is near than a brother far off. (遠親不如近鄰); Eye for eye, teeth for teeth. (一報還一報); Bone of bones and flesh of flesh. (骨肉至親);

Well, as this Journal is expected to come out by Christmas, so I conclude this free-lance article by quoting a Christmas message from the Bible: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Good will toward men.

And wishing every reader of this Magazine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 ◀ 介紹翼廷譯文件代辦所 ▶

王翼廷君教授英文多年著述甚富歷任中華書局英文編輯英商公會譯等職現在赫德路恆德里五十二號創設翼廷譯文件代辦所(電話三九七六九)專代各界譯中英文文件取費低廉交件迅速如有委託請直接與王君接洽

For This Monthly

# The Influence of The Bible on English Literature

By Wang I-ting

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Eng. Lexicographer) once commented upon the literary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1672—1719 Eng. poet and essayist) in this way, "Whoever wishes to attain an English style, familiar but not coarse, elegant but not ostentatious, must spend his days and nights on the volume of Addison." Today the Addisonian style has perhaps become a thing of the past; and anyone desiring to learn a simple, clear and forcible style of English must go to the books of the Bible.

There are several translations of the English Bible: The Authorized Version, or sometimes called the King James' Version, which came out in 1611; the Revised Version in 1885; and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in 1901. Since then several popular vers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such as by Weymouth, Moffat, and Goodspeed. I for one always read the Authorized Version for the sake of image and rhythm.

The influence of the English Bible upon the English tongue and speech has been tremendous. J. R. Green (1837—1883), famous English historian, had this to say: "As a mere literary monumen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 remains the noblest example of the English tongue ... When we recall the number of common phrases which we owe to great authors, the bits of Shakespeare, or Milton, or Dickens, or Thackeray, which uncon-

sciously interweave themselves in our ordinary talk, we shall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ange mosaic of Biblical words and phrases which coloured English talk two hundred years ago." Today it is impossible to appreciate standard authors' works, without a fair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Bible, for all the standard authors assume a knowledge of the Bible on the part of the reader.

The Bible contains sixty-six books of history, story, essays, speeches, poetry, and prophecy. Which book is the most easy one to read? To my mind, St Mark (馬可) and St Luke (路加) in the New Testament (新約全書) and The Book of Ruth (路得記) and The Book of Esther (以斯帖書) in the Old Testament (舊約) should be easy ones to start with. The story of Joseph (約瑟) is vividly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Genesis (創世記). The Book of Job (約伯) is a first-class drama. The Book of Songs (雅歌) is like Chinese Book of Ode (國風), which is very sentimental. The parables of Jesus are always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ive. The first sentence of St. Paul's (聖保羅) letters to Various Churches has similar style as that of Chu-Keh Liang's (諸葛亮) letter to Chow Yu (周瑜)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How about the following Biblical phrases translated into possibl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This Monthly

## BACK AGAIN!

By H. O. Chuang

He was now in a train bound for Soochow. The trees and the fields flying past on both sides of the railway were to him just the same as in pre-war times, and against the subdued morning sunlight farmers watched the train pass still with the inertness of a stone. Everything was peaceful.

"So I am back again!" he said to himself, smiling. "Back again!"

But on turning round, he suddenly began to feel the pinch of something—something he could not tell. Nothing had changed within the carriage. Even the enamelled advertisement plates of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which he had been accustomed to seeing before the war, were still there in the corner, looking as snug as ever. Nothing, indeed, reminded him that he was a "lost person in a lost country."

Yet certainly he felt there was something strange, something ominous about him, which *did* make him feel as if he were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There were no boisterous talks and smiling faces among the passengers, which had been so exciting and sometimes so tiring a feature in railway-travelling with him. Some of them now simply sat there, timid and speechless, occasionally casting furtive glances at each other meaningly, as though to tell that this was no place for talking, others yawned gloomily, and still others bent their heads in half doze.

"What a miserable lot!" he said to himself, beginning to feel a vague pity for them.

The train had reached the outskirts of Soochow by now, and his heart began to beat violently at the sight of the old city wall, now steeped in full sunshine.

"Can she be there waiting for me at the station?" he asked himself. "No. Not likely," he told himself, relapsing into a fit of sombreness. "She does not even know when I will come!"

He had been vaguely told that the city was now peaceful and that most people were now back from the country. And he thought they—his wife and child—might have also been back. He did not even trouble to write to them. He did not want to tell them when he would come. He thought it would be funny to take them completely by surprise.

The train had by now entered the station. Taking his small portmanteau with him, he descended. There were two Japanese gendarmes on the platform. They searched him elaborately and then let him go. He left them with a sigh of relief. Walking leisurely out of the station and past the city-gate, he directed his eyes to every corner of the street. All was "normal," except for the inevitable depression. The doors of a great number of shops remained closed, and, instead, numerous second-hand-goods stalls were set up on the pavement. He turned a corner and entered a narrow alleyway. His house was now plainly visible.

It was about noon, and he thought it would be funny to slip into the back-door unawares and to catch his wife cooking at the red stove, facing inward. And

(Continued on page 11)

For This Monthly

# Too Silly To Be Beautiful

By W. Twain Shaw

Few things about a human being appeal to my imagination more strongly than the bobbed straight hair of the young girl. It seems to me to be the most precious gift a woman could ever possess. It suggests and symbolizes all the virtues in her. Its beauty is so manifold as to beggar description. But it is not likely to be properly appreciated by a person not poetically inclined. The bobbed straight hair is poetry itself. It appeals to the human eyes quite in an elevated way. It makes the old look young and the frivolous demure.

The most charming gesture of the bobbed-haired girl often lies in her attempt to throw back her stray wisps of hair, which have by chance fallen over her bright eyes: a slight motion of the head would send all the fine filaments fluttering; but they would resume their positions in a minute, looking as neat and orderly as if they had not been touched.

I hate to see the "Permanent wave" of the woman. It seems outrageous that one should curl one's hair so that it looks like anything but a natural ornament. From behind a curled-haired woman I seem to see in her a vampire or a mere plaything. I have learned from English fiction that a young boy in love used to bury his head in the soft golden hair of his sweetheart. But it is dreadful to imagine the scene in which a young Chinese boy buries his head in the greasy and odorous hair of his love.

It is likely, however, that when a woman shapes her hair into what she

would call "a peacock's tail," "an aeroplane," or, as my young sister has just told me, "a banana," she does not mean thereby to "trap" the opposite sex. Curled hair, she would contend, is as common a part of adornment nowadays as rouged cheeks, and one would appear strangely crest-fallen amid a crowd of "peacocks" with their "bananas," if one does not wear one's hair as strange as they do. It may be also true that to curl hair is a means by which girls living in Shanghai may avoid being strange, just as those who live in the country to wear her hair short and straight to avoid being strange to her neighbours. But they are wrong: they have unconsciously made a mess of the only indiscriminate gift that God could have given to adorn them. They are too silly to be beautiful.



專修各種打字機及計算機  
門理種字及算等

電話  
一四二八一號

地址  
南京路四川路西首  
第一四六弄十五號

營業要目

▲ ▲ ▲ ▲  
出賣修理做掉  
換新理賣

“Starving!” I helped him out. “I knew you were starving—always starving when I met you.” At this he blushed a little. “But,” I continued, “I have no coppers with me to-day.”

“No more ‘no coppers’ please!” he would plead. “Decency! Decency!” I told him that I really had none. “In that case,” he would suggest confidentially, “well, well, could you lend me a nickel dime instead?” And without giving me time to answer he would add: “Mind! For once! Once only!” Then he chuckled insinuatingly and tugged at my sleeve feebly as if in support of his claim. I could scarcely get rid of him without giving him something.

One day, however, I refused him pointblank despite his usual matter-of-fact pleadings. But he contrived to appeal to my better feelings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You see, I have no shelter, no food, and no clothing! How can I bear that? I am a young boy, and of a good birth too—only I have no parents. But I am in no way inferior to any boy of my age. I have learned what a boy of my age ought to learn, and have experienced all that other boys haven’t dreamt of. I am not afraid of death, I tell you. But I want to die like a man!” He paused for a while and then added with a grim determination: “I shall do something someday, I promise you. I *shall* do! Don’t put me down for a rascal!”

Since then, I had missed him from the streets, and my walks into that part had become less pleasant. He reappeared, however, about the end of a month. To my amazement, he was now dressed in military tunic with a belt about his loins. His hair was cut very short.

“Hallo!” he shouted cheerfully at my sight, dashed at a great speed, and raised his hand in a military salute as he stopped.

“Where have you been during the past month?” I asked.

“In the camp! In the camp!” he said triumphantly. “I have undergone the military training, a very strict one. I can fire off a rifle now!” And then, taking a look at his new boots and at his uniform, he added: “Do I look like a soldier?”

“Yes, you do! And a very smart one!” I replied. “By the way,” I added derisively, “are you still starving in there?”

“None of your damned starvings! I am very happy in there. I wish I could go to the front one of these days. There are many funny things to be seen out there, they said.”

I was deeply impressed when we parted.

Five months later, I went to a field hospital outside the city, and there, amid the dead and the dying, to my surprise, found him lying in bed half unconscious. I called to him several times but did not get any answer. After about a quarter of an hour, however, he came to life, looking at me with hazy eyes. The corners of his mouth went up in an ugly contortion and then dropped down all of a sudden. This, I now interpret, was perhaps a triumphant smile at seeing a friend of so old a standing at this eleventh hour.

“He is dead,” the doctor announced, looking as unemotional as if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Brought here only yesterday. A bullet still lodged between his ribs. Too late to take out. Can’t be helped!”

police. As soon as you were acquainted with him, he would approach you with a copy of newspaper, more often than not out-of-date, and would enquire furtively: "Would you have it, mister?" If you told him that you did not want one, he would continue in an almost inaudible voice, like a man who makes love and does not wish the passers-by to hear: "For pity's sake, mister, do buy one! I am starving!" If you were still unmoved, he would add with a troubled air: "If you have no use for it—well, well—I am sure you have. Anyhow, you must oblige me with a copper either by buying a copy of newspaper or by putting it on the footing of a loan. I will pay you back someday." He was not a beggar, or at least he did not think he was one; for whatever you gave him he always put on the footing of a loan as between one gentleman and another. I wonder if he ever thought of "paying back" after he had spent what he had "borrowed."

When you yielded to his persistence rather than to his eloquence and gave him what he asked for, he would tear apart at once with a sigh of relief—relief, it always seemed, on your behalf rather than on his own. "You are good!" he shouted back at a distance before he vanished.

He was what we would have called a "rolling stone." If you saw him selling newspapers to-day, you might discover him in the company of the pea-nut vendors to-morrow, and the day after he could usually be seen towering above a crew of ragged boys, many of them wall-eyed or sore-headed or club-footed or hunchbacked, in their assault upon an errand-boy of a restaurant. Like a leader, both in wickedness and in physical bigness, he goaded the crowd into conflict

with their single-handed enemy, often resulting in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getting more loot than could be contained in their small receptacles.

On nights of rain, however, he went with diminished buoyancy along the wet pavement. Occasionally stopping before a restaurant, like a tattered ghost half engulfed in the darkness, he would peep through the corner of a window pane, wrinkled with moisture, into the delicacies on the table nearby, around which a host of boon companions were seen ravelling riotously. He soon found himself sharing the same experience with them: his mouth watered profusely as the others were eating with an amazing appetite. The sight had had so reverse an effect on him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bear it.

Disappointed, tired with undue excitement, he began drifting away for a more palpable object. His head bent low as he walked. He shivered a great deal at the thought that he might not get any food for the night. But after a few minutes, he was himself again. His eyes began to shine brightly, directed to every corner with the keenness of a vulture. If there was any unfortunate restaurant errand-boy within sight, he would immediately quicken his pace and clench his teeth in a grim attempt to outflank him by the time when the latter reached the corner of the by-street. And there I often caught him intercepting the "convoy."

Putting aside what he had illegally obtained, smiling at once flatteringly and a little shyly, he would dart forward with a fresh impetus.

"I knew you were coming, mister." he would say triumphantly, and then would stammer: "Well, I I I'm—"

Price: 15 Cents

# THE OASIS

A LITERARY MONTHLY IN ENGLISH & CHINESE

SHANGHAI, CHINA • JANUARY 1, 1939

EDITORS:

C. C. SHIH, A. L. CHEN, W. TWAIN SHAW

---

For This Monthly

## THE RAGGED HERO

By W. C. Yates

I first saw him last winter, in front of a mansion at Wu-chang. He was grappling playfully with another boy of his age on the pavement, with his newspapers littered about them. At last, each seemed to have failed in his attempt to out-manoeuvre the other and both fell to the ground resoundingly. He struggled to his feet, smiling, and began to gather the crumpled and broken sheets, while the other, red-faced and breathless, was called away by his sullen-looking elders not far away.

"Newspapers? Tsinan recaptured!" He picked up the newspapers and approached with expectant eyes. He was a fat and ruddy boy of about 17 years of age. Though it was gloomy and cold, he was still bare-headed and bare-

footed. His unkempt hair was thrown about his forehead, adding to the effect of untidiness. The cotton paddings of his coat found their way out here and there through the narrow chinks of the worn and besmeared surface.

"Newspapers? Ten cents a copy," he repeated as he now stood motionless before me. I bought one copy and asked him if newspaper-selling was a profitable business. "A game not worth the candle!" he replied, knitting his brows. "We have had to resort to other resources sometimes."

It was not until one month later that I began to notice the fact that his true calling was not newspaper-selling, and that he wore it only as a cloak to hide his true self from the inquisitive eyes of the

版別 冊數 6 議價章 月 日 號  
 議價 號 字第 號  
 北京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刷

新

賀

恭

## 服務要項

- △代辦各書局教本及參攷補充讀物
  - △代辦各種文具儀器及運動器具等
  - △代辦承印一切印刷事項
  - △代理發行各種書籍雜誌
- 各學校各機關各團體，如以上例事項等委託本社代辦，本社無不竭誠歡迎，且能迅速週到，保證滿意！

## 上海文化服務社謹啓

地址：北京路二八〇號鹽業大樓三樓四號

## 新兒童生活叢書

### 全國各學校各兒童

### 必備的良好兒童讀物

△在橫的方面

培養兒童生活的智能

增進兒童生活的經驗

鍛鍊兒童健全的體魄

訓練兒童勞動的習慣

啓發兒童科學的思想

△在縱的方面

訓練兒童勞動生產的能力

培養兒童互助團結的精神

鼓起兒童愛國愛羣的觀念

練習兒童行使民權的能力

養成兒童社會服務的精神

△全書四十冊 已全部出版。

△定價八元 特價五元。

△凡購全部 奉贈獎券一紙。

總發行所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

總代售 上海文化服務社

地址：北京路二八〇號鹽業大樓三樓四號

標商冊註

藥良牌星

TRADE



MARK

# 上海新亞藥廠

## THE NEW ASIATIC CHEMICAL WORKS, LTD., SHANGHAI.

本廠完全華人創辦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迄今已有十餘年之歷史。精製國產醫療藥物家用良藥。日新月異。精益求精。多至三四百種。無不功效靈驗。信譽卓著。深荷名醫提倡採用。各界愛護。病家樂用。收效美滿。行銷國內外各大都市及南洋羣島。設有辦事處或特約經售。所以遐邇稱便。遠近馳名。並附

新亞化學藥物研究所。以求精究。新亞血清廠。精製各種血清防疫苗及牛痘苗等。新亞衛生材料廠。精製橡皮膏醫用器械等。新亞玻璃廠。製造安瓶針筒化學儀器。概以星內亞字為商標。本公司向以發揚國貨造福人羣為宗旨。各種出品定價務求相宜。並備有價目表。及各藥說明書。荷蒙索閱。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新開路一〇九五號

### 上海新亞藥廠啟

# 寶青春

## BIOZYGEN



超國產醇母製劑。開胃強身。改善營養。增加食慾與體重。助化瀉腸。調整胃腸諸疾。患味美易服。四時皆宜。